

野草莓丛书

YECAOMEI
CONG SHU



发芽的阳光

赵亚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白山黑水之间

——“野草莓丛书”总序

迟子建

对于黑龙江文学的记忆，不同年代不同经历的人，会在心底留下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永生，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金剑啸、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塞克等作家，是这片冻土地的文学赤子，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广袤的黑土上，其文字蕴含着生命的体温和重量，昭示后人。他们的背影，就是一座座青铜的雕像，不会被岁月的风雨锈蚀。巴波、林予、关沫南、丛深、梁南、王毅、刘亚舟、王立纯等逝去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黑龙江文学画廊留下了自己的绚烂之笔，被人长久怀念着。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可能在艺术上流于简单，但影响了一代人，也有着独特的贡献。进入新时期以后，黑龙江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一方面我们在各个门类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中均有斩获，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成熟，呈现出迷人的风貌。鲁琪、王忠瑜、中流、郑加真、刘畅园、门瑞瑜、屈兴岐等老一辈作家，以他们多年的创作实绩，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抗抗和在短篇小说领域卓有建树的王阿成，多次获得全国重要奖项，成为黑龙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贾宏图 and 常新港，都是三次获得全国奖，成为报告文学界和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张雅文和李琦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力压群芳，摘得桂冠；韩乃寅和陈玉谦创作的电视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中宣部评选的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蒙古族作家黑鹤锐气十足，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杨利民、孙少山、全勇先等为代表的获得过国家级文艺奖项的老中青作家，立足本土，引人瞩目。

虽然如此，相对于一些发达省份，我们的文学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薄弱，真正有思想品格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少见，后备人才不足。好在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文学提供着丰富的养料；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白山黑水之间，我们的作家能够尽情地拥抱土地、拥抱自然、拥抱火热的生活，在艺术天地中，获得无限的自由。一个作家如果不接地气，

视野狭窄，就很难有一颗博大、悲悯、沉静的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就很难有好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文字，又怎么可能有好的文学呢！

“野草莓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省作协同仁的积极协作，在此一并感谢。这套以黑龙江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丛书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我多么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回望这个书系，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依然生机盎然，明媚悦目，散发出野草莓一样的馨香，用艺术之光，温暖和照耀我们。

我在2010年当选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2005年，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写作中心的主任克瑞斯先生曾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是自己国家最好的作家吗？我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你走到户外，抬头仰望，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我喜欢繁星满天！”

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繁星满天！

第一辑

闪电与鸟鸣

寻找一只鹰的影子

我看不到那只鹰的影子

蹚过冰冷的河水，它还在盘旋

一个俯冲连着另一个

每一次升起，翅膀

都擦着我的额头

仿佛我就是它要寻找的猎物

大雪突然落下，我再也看不到它的

踪迹。但总有一声长鸣

回荡着

我转身走向河边

脊背依然发凉

被丢弃的船只一头扎进雪中

另一头，高高地翘起

在寂静的雪原上

马蹄湾的黄昏

你不会想起任何一句赞美的词语，关于桃花
她们正簇拥着一个外来人的呼吸
小小的集市并不平静，身前身后
找不到那双曾经紧握的手
当你真正地置身花丛，又会表现
怎样的敬意，当风送来一叶花香
你是否听见老家里一只土豆的味道
日子总是肩膀挨着肩膀，在你的记忆里
芦苇摇晃着黄昏，那个昨天
还踮着脚尖的女孩，现在有着怎样的高度
也许你们真的会相遇，在马蹄安歇的村庄
真正的风景永远在路上，像一次
简短的抒情，也许，会因为短暂
而变得无限延长。又会因为漫长
而让你在这眩晕的黄昏
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当星子缓缓降落

八根松木搭建的简易马厩里

铡刀被风握在手里

空荡荡的草场捎来口信儿

我们的白马

在起伏的丘陵上

耕耘着月光的寂静

夜晚的山冈

……银子缓缓地生长

树梢上的鸟巢

这银河中小小的漩涡

难道真的是某种命运的暗示

我的呼哨能否叫醒

暗淡的星子，当它们缓缓降落

在空空的马槽边

在我祈祷的嘴唇

雪中对弈

没有人能说清楚

第一只乌鸦是怎样来到人世的

白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场大雪和一只乌鸦

在无声对弈

接着是另一只

再一只，无数只乌鸦一动不动

我们再也分不清：

雪和乌鸦——

时间停在它开始的地方

顺便凿空了我们的

祈祷的灯火

父亲让我把马车赶到田里去
天黑之前，我们要把玉米运回院子
林间空地上升起淡淡的薄雾
刚刚被风吹散的星子若隐若现
恍惚中有更多的马蹄声碾过
野山楂在树上高悬，世上最后的一颗
我们终于走进沉沉的黑夜
大地却藏起它曾献出的一切
……雷电，风雪，粮食和流水
年迈的老马独自远去，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在这世间两手空空
我的心跳弱于风中闪烁的，祈祷的灯火

暂居山中

柴刀在青石上

岩菊轻抚它闪亮的刃

枯藤在悬崖上

吊着山脚下的无名河

上山的台阶

被一片落叶托着

独行的猎人

在准备过冬的炉火

我暂居山中

不知来路，不问归途

夜晚怀抱柴火奔向天空

却把自己烧成了

灰烬

微小的角落

当我说自己是一个乡下人

我感到如此惊慌，刚被收割的稻田

水被一点点儿地抽干

把稻米紧紧地攥在手里

它们细小的肋骨发出不安的惊叫

而当我吞下其中的一颗

一条河就会在我的身体里决堤

我深知大地上的流水

都被稻米藏在内心最安宁的地方

我也深信最辽阔的苍穹

也不过是一粒米最微小的角落

松林记

整个飘荡河边

只有这一小片松树林

九百九十九棵

松树。一百多岁的年纪

我为每一棵做了标记

其中最粗壮的是它们的首领

或父亲。我在树下

读姐姐的来信

她在发黄的纸上写：

“亲爱的弟弟，一定牢记

不要被眼前的事困住。”

我反复地默念，在松软的

林间空地上。松针刺进血肉

我偏爱这种疼，胜过烈酒和安眠药

鸟群在午后从容地穿过

那些高大的树冠

细小的光的缝隙

但是没有一只停下来

在我的树上筑巢

雨水

在河边久住
才知道，雨总是后半夜
才落到地上。乡下的老人说
那是河水出来散步
最终它们还会回到河里去
我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有一次，我跟随那些雨水
沿着细小的沟渠，竟然走到了
河流的深处，确实如此：
没有一滴雨水会背叛它的母亲
即使那些不小心落在树叶上的
尽管有过短暂的停留
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大地上

三株向日葵

我们在三株向日葵下
看着河流一天天地涨起来
简易的土灶上，被烧开的水
呼呼冒着热气
拖着长尾巴的野狐狸
在阵雨中疾行。恍若来自某一天的
梦境。像风一样柔弱
我们在草甸子上挖蒲公英
微微的苦味，聚集一次艰难的愈合

三株向日葵

只有一株还在站立着

有雾的早晨

淡蓝色的晨雾

裹着乡村少年的呼喊

环绕着，距离飘荡河三华里的

无名山冈。小白桦

湿漉漉的身子

我用臂膀用力地一撞

就下起了急雨

这雨并不是来自天上

当我气喘吁吁地走上山顶

那河流仍有几分羞怯

微风里，草丛里，仍然潜伏着

我看见过的，和仍未看见的

这一切，此刻都在

沉默着，移动着

风的缰绳

年迈的马，没人能说清它的岁数

在河边的芦苇荡里

若隐若现，最凛冽的风

都没有让它叫一声苦

大雪落在它的眼睛里

很快又长出更多的雪

腐烂的马蹄铁，月光照着

斑斑锈迹。已经没有人

为它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僵硬的塔头没有任何暗示

沼泽和延绵的荒野

我们的肉身充满冰封的河流

万物静止，唯有它在踽踽独行

拖着风的缰绳

夜晚的河边

芸豆匍匐着

田间小路刚好容得下一个人

侧身走过

荒草滩缓缓升起

里面藏着生锈的独轮车

月亮的眼睑，和盐

此时不需要隐喻

我们忙着捡回枯树枝

雨燕不经意间收拢了翅膀

——在夜晚的河边

没有一束火焰照亮它们

内心的荒野

我们试图进行一场完整的谈话

在飘荡河边

加入这场对话的还有

漫步的梅花鹿，荒草中

竖起耳朵的白兔，筋骨草

跃跃欲试，他要借助风

才能说出只言片语

我们用语言

挖掘自己内心的荒野

我们的对话，没有局外人

白蒺藜和它们尖锐的刺

驱策着心房里的白雾

我们就是荒野本身

看不清彼此的面目

返青

一定是这样的早晨

晴朗，清新，野草翩翩起舞

我起身，跨过木头栅栏

奔跑着去飘荡河

一匹骏马早已等在那里

但我不打马远去

我只在河边，收敛锐气

与流水谈心，与清风对饮

我偶尔也把心贴紧泥土

把眼睛里的花朵种在大地深处

我不祈求山花烂漫

只想我的爱人，在这里抽穗发芽

一定是这样的早晨

我和群山一起吐故纳新

我奔跑着去河边，我不歌唱万物

我只安心写诗，在水中悄悄返青

照亮

我看不到自己的小

渺小的小，微小的小，狭小的小

正如夜晚的松林看不到自己的大

它再大，也仅仅是一块补丁

粗糙的针脚里，有人隐藏其中

……人间寂静，万物无声

那些觅食的野兽，此时厌倦了祈祷

在月光中俯下身去

一滴清凉的泪水，从叶脉的深处滑落

刚好照亮了松针上的火焰

神的脚步

风把山坡上的小树吹弯

如果再弯一点儿

它就贴紧了脚下的尘土

尘土里星星点点的村庄

风一直这样吹着

……牙齿里的冰，嘴唇上的风霜

风也吹着我，围巾里的火焰

手心里的苍凉

这些枯黄的草芥，走散的亲人

唯有飘荡河波澜不惊，它的缓慢

暗合神的脚步

起伏

用一堆金黄的谷子

用麦田里低飞的麻雀

用我在乡村全部的家当

用愚笨的牛羊，用唱歌跑调的鸭鹅

用我的五分地，用我的木犁杖

用我的方言，用我的黑面孔

我用这些爱你！

亲爱的，如果你想像麻雀一样

低低地在田野上飞，如果你

想像牛羊一样懒散地在草原上亲嘴

如果你能扶起木犁杖

在方言里耕，在鸭鹅的歌声里种下小米

亲爱的，如果我用这些爱你

那么，你的心

会不会像大地一样

微微地起伏一下

隐去

我们坐在悬崖边喝酒
高高举起野岩菊做的杯盏
与落日碰杯
山谷中涌动着
深不见底的寂静
把暮色也一饮而尽
在最后一声鸟鸣中
群峰穿越刚刚升起的星群
隐去它们的面孔
我们想要起身离去
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轻轻地按了回去

每一个黎明都有所不同

放羊的老人喝干最后一滴烈酒

蹒跚着回到自己的窝棚

丢下雪白的羊群

在暗夜中不知所措

没有一只小羊敢开口歌唱

它们相互依偎着

一弯新月照耀着

刚刚长出来的鲜嫩的角

河流在逐渐地显现

岸边的青草站起身子

每一个黎明都有所不同

流水带走了一切

又必将进行偿还

我其实从未闭上眼睛

当烈酒在五脏里着火

我奔走在不断坍塌的河岸上

但是我知道，这荒原上

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守护

我只想等天亮时的第一缕微风
将我吹拂，在最早醒来的
露珠里，照见自己的面孔

河流的命运

飘荡河每天晚上都会
消失不见。我站在山岗上
借着月光寻找它的踪迹
桦树林寂然无声
所有的树木，都紧紧地
抱在一起。有时
我会怀疑是它们藏起了
河水的流动，天亮时
再把流水交还给大地
我也曾怀疑
是无数的星辰
一滴一滴地掏空了河流
再借助一场浓雾
把河流交还给耕种的人
当我想到这里，就不再
为这条河流的命运而担心
我缓缓地走下山岗
一颗流星迅疾地划落

在干枯的河床里

河边的祭奠

那个穿小红袄的孩子
马尾辫在风里忽闪着
她跑得越快，河水就追得越紧
每天她都要来水边
看埋在土坟里的母亲
她把采来的野花
放在坟头，把抄写工整的
唐诗和宋词、演算本
整齐地摆在墓碑旁
在裹挟着尘土的春风中
开始朗读，小脸儿
黑黢黢的，不一会工夫
泪水就在脸上犁出了
一道道清晰的纹路
我每天都会经过这里
但是从不打扰她们
她每一次擦亮墓碑上
母亲的名字，那些笔画

都会闪着光。有一次
大雨倾盆而下，我看见
她展开幼小的身躯
趴在坟上，一动不动地
为她的妈妈挡雨

枯藤绊住双脚

林间小路

指引着我们走得更深

更远。凸起的石头

守护着寂静

我们把老旧的汽车

贫血的同事，留在山脚下

忘记了干粮和止痛药

时间睁着眼睛

凝视。突然间，所有的人

都不敢大声说话

走在最前面的人

绕过水潭和猎人的夹子

落在后面的，被枯藤绊住双脚

没有人相信

我们还会再回来

时间的挖掘

我们不停地挖掘
在河边。从黑土层开始
进入黄土层
挖出被深埋的斧子
猛犸象紧紧收拢的四蹄
再往下，就是水
时间被包裹其中
用现在的时间
挖掘过去的时间
当它们在午后的某一时刻
汇集一处
河流突然变得苍老
褶皱隆起
忙于挖掘的人们
拱起脊背，泉水汨汨而出
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被淹没的影子

这条河流养活着
世世代代的乡下人
也养活那些短命的牲口
岸上的稗草，树木和虫蚁
每当我去河中提水
身子半跪在岸上
把白铁皮打制的水桶
使劲儿地按进水中
都会听见不安的响动
那声音就像一个年迈的老人
喉咙里发出咕噜声
我在忐忑中逃离
手里拎着小半桶
冰凉的河水，和月亮的碎片
口中再也念不出
我单薄的身影
早已经淹没在流水中

暮色中的鸟鸣

我不认识任何一只鸟
在这世上，也没有一只鸟
能叫出我的名字
在飘荡河边的桦树林里
鸟鸣和我们一起散步
但没有一只鸟显现出面孔
我们谈论生死
树林里变得异常安静
仿佛有翅膀扇动的声音
许多双眼睛注视着
我们有些局促，轻踮着脚尖
匆匆地躲进这暮色中

石头里的水声

我们抱紧一块石头

椭圆形，使劲儿晃动

里面仿佛有水声

我们从河底将它打捞上来

过去的时辰终于可以重见天日

而我们却被困在时间的深处

仿佛有什么深藏其中

一块石头能不能解释一切

以静默，以它冰冷的灼痛

在两个塔头之间

我们从一个塔头
跳跃，到另一个塔头
在我们的双腿间
一条银色的冷水鱼
蹿出水面，又迅速地扎进去
摇晃着，尖叫着
溪流边洗脸的人
抬起头，凝望着我们
他没有说什么
只想把手伸进湛绿的苔草中
遮掩他苍白的指甲
这样的游戏他已经持续了多年
而此时，我们已经跌落
在深潭里。而避免我们下沉的
是双手紧紧地抱住的
刚刚活过九万年的
柔软的塔头

拱起的河流

我们在沼泽的边缘

搭一顶帐篷，用两根桦木杆

交叉成一个三角形

在大雨中，拧铁丝的手

被扎出了血，但很快就被

雨水冲刷干净。羊群

被闪电驱赶着。我抓住

其中的一只，抱紧它湿漉漉的

脊背。我们一起穿过轰鸣的雷电

窝棚里已经灌满了水

风吹着乳白色的塑料布

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

不远处的河流正在伸出

它乌青色的舌头，不停地

蠕动着，已经舔到了我们的脚尖儿

来不及拔掉的刺

我必须不停地拔掉自己
身上的刺。积雪在慢慢地融化
裸露的木桩
大地伸出来的
一截脚骨
忙于建造的农民
把最后一根钉子砸进木头里
我忙于搬运
为瓦匠们递上砖头
我们在凌晨四点钟起床
用冷水洗脸，我腰间的最后一根
刺，还没来得及拔掉
光就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呼啸的苍鹰

我不停地转圈

在河边，杨树林投下

巨大的阴影

遮住了半个河面

我无心去探问眼下的时辰

在阴影与光亮中

草木变幻着它们的面孔

流水改变着色泽

我刚想丈量西斜的落日与山冈的距离

一只苍鹰就呼啸着

擦过静默的阴影

打捞

我再没有力气填高堤坝
在这里，死去的人，活着的人
都已经被淹没，遗忘
那些反复挺起腰身的枯草
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生命
在飘荡河，我更熟悉的是那些
被闪电击中的树木
它们有着焦黑的面孔
有时我会倚靠其中粗壮的一棵
仰望漫天的星斗
有时我也会跳进涨水的河中
打捞那些被冲走的孩子

和我一样的人

醉酒之后，我独自走出院落
飘荡河早已经不见踪影
星斗溅落于刚刚被翻过的土地
我什么也看不见，树木和飞鸟
栅栏和被围困的牛羊
是什么？在一瞬间掏空这荒野
又把苍穹填压得如此紧密
恍惚中有微风吹来，仿佛神秘的手
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
闪亮的大灯，瞬间照亮荒野
两个夜行人，匆忙捂住自己的
眼睛。我无比欣喜，原来这世界上
也有和我一样的人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浓雾挡住了去路

河流在前面引路

风在后面跟随

我的手心里攥紧乡亲们送给的口粮

玉米金黄，但是无人收割

野菊花在河岸上

仍未绽放

没有一匹马在低头吃草

没有小鸟飞过天空

我来不及打听，就被升起的

浓雾，挡住了去路

被风追赶的少年

一群黝黑的少年，脚踝上系着
红头绳。自行车陷在
泥泞里

他们把厚厚的玻璃瓶底
放在阳光下，对准一只黄蚂蚁
胆小的孩子，把眼睛朝向别处
终于，刺啦的一声

那只蚂蚁还来不及挣扎
就变成灰烬

孩子们一哄而散

风在后面追着他们

一直到滚烫的河水里

醒来已经是年迈

昨晚被大风追赶

衣不遮体

醒来已是年迈

把炊烟当梯子

去摘星辰，半路上乌云汹涌

迷路在苍穹之上

一只棕熊的幼崽

来舔我的脚趾，后面跟着

决堤的洪水

梦不受时间的束缚

我不能辨认出自己的样子

鸟鸣滑倒在草丛中

荒草滩缓慢地起伏

鸟鸣把它们搬来搬去

河边的雨水

有一股绵绵不绝的力量

我羞于自己的无知

当鱼群在雨中游动

我抓不住其中的一条

用银子打造的鳞片异常锋利

人们已没有太多的指望

最后一块高地上

我滑倒在湿漉漉的草丛中

水藏于时间的深处

他没有太多的本领

趴在地上，用耳朵

听隐隐的回声

野生的，水

藏于时间的深处

只能用凝视和倾听

去挖掘

还需要一点点儿机缘

他们藏在地下，石头的缝隙里

深泉，或潜流

直到他深信

机缘已到，眼睛里

突然涌出光芒

他深信水将从这里涌流到此世

但依然缄默，秘而不宣

水正在慢慢地醒来

水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还没有决定醒来

乡亲们从不敢落泪，谁也舍不得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井匠

黄铜的烟袋锅子亮闪闪

在村里到处转悠。偶尔趴在地上

听。把土块捻成碎末

闻一闻味道

水在轻轻地翻身

眼睑上的月光，微凉

当他终于有所发现

就开始不停地挖掘

一层一层地，仿佛伟大的时刻

即将到来

闪电照亮春天

辛丑春日，凌晨二点四十一分

天开始下雨

春韭刚被割去一茬

另一茬，割着

牧羊人灰白的胡须

河边不仅有

春韭，蒲公英，坟上的纸花

还有雨滴遣送的雷鸣

在土地的深处

滚动

微弱的闪电

偶尔照亮这一切

割过春韭的镰刀

正在战栗

水声不计其数

我们寻找它的源头

飘荡河。从开阔的平原

绕过灌木丛

越往上走

身子越凉

一直到山脚下

漫漶的沼泽中

深潭肃穆，又无知无觉

再到密林中

才有水声，不计其数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

越往下走，身子就越沉

水在缓坡处汇聚成

窄窄的一条

我们没有找到源头

冰凌花在残雪中绽放

谁也没有勇气再多看它们一眼

俯身于夜晚的……

飘荡河边有数不过来的村庄

但我认识的人

寥寥无几

他们一生忙于祈祷和耕作

忘记夜晚的星空

我到过家徒四壁的一户人家

土墙里凹进去的部分

供奉着陌生的神灵

红纸黑字。月亮有时会

为它们镀银

在飘荡河边

我急于躲避河神的追问

而他们却俯身于

夜晚的磷火

凌空而下的闪电

远去

我们将远去，随水东流
在盛开白菊的地方安营扎寨
我们不带银两，也不驾香车
就这样慢慢地走，被河流引领
直到四季消失，大地澄明一片
我们就用柳条筑巢，在大树上安家
我们就和群山中的树木一起
相依为命，永不分离……

第二辑

山河册页

丢失的马匹独自返回家中

我们在起伏的苇塘里割草，绿色的草浆
在刀背上流淌。远处的飘荡河闪着谦逊的光芒
照亮了父亲的刀锋
的确是最好的时辰，当我们把青草运回家中
丢失的马匹独自回到长满向日葵的院落
它曾走过一条幽暗的小路，绕过河边的枯坟
现在它嚼着新铡的夜草，牙齿间发出深沉的回响
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声音……
我的母亲，此刻守在它身旁，不停地哭

央金卓嘎

在这个大城市，浪费她那把硬骨头了

米玛说。她和雪山脚下的牛羊一样

风越大骨头越响

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

央金卓嘎偷偷地看着我

她确实像米玛说的那样，黑瘦的

除了皮就是骨头，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我也害怕，怕看见她小鹿一样的眼睛

除了干净还是干净。我也怕

不小心碰着她的骨头，清脆地响

米玛

胖乎乎的米玛，胸前挂着老天珠

很昂贵的，在夜晚闪着光

她家里牛羊格外多，羊群翻动着雪山

乖乖的米玛，很少说话

雪山很少说话的，牛羊也很少说话的

在图书馆，她只是挨着我坐下

那个老天珠也不说话

米玛，胖乎乎的米玛

她爱我，也爱雪山和天珠，她不说话

但我更爱央金卓嘎

仓吉卓玛

她奔跑的样子像一头豹子

但真的是母豹子

央金卓嘎羞涩地笑

我们在一起打篮球，仓吉卓玛

总是扑向我，又迅速地闪开身

雪山的脸也不会变得这么快

吃虫草长大的仓吉卓玛

除了浑身的力气，也深深地爱着

不是彪悍的男人，而是那些藏羚羊

在雪山下，她们一起长大

爱做梦的仓吉卓玛

她要献给我虫草，阿妈亲手挖的

她说我太弱小了

一只小羊就能把我轻轻踢翻

拉姆

拉姆的红指甲闪亮亮的，长遮帽
替她挡住了夏日的光。她爱美
一直以雪山上的公主自居
爱美的拉姆，也爱歌唱
当她歌唱的时候，也爱那些漂亮小伙
在月牙街，神的召唤是一家酒吧
拉姆是神。但是神却不眷顾她
她歌唱，醉酒，吸毒，在神的面前
神魂颠倒。直到她被强制
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她哭喊，撕扯
我和央金卓嘎、米玛去看她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天很冷
长遮帽上落满了雪。阿妈的牛羊
该回家了，米玛和央金卓嘎低声说

德白

德白不爱打篮球，也不爱歌唱

德白只喜欢石头和玛瑙

她去乌苏里江边找石头，她爱的那块

风一吹就会说话

从哈尔滨到乌苏里江，德白靠步行

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吃百家饭，喝江河水，在山中迷路

有一次夜宿铍子山，遇见狼

德白只是俯身，微笑着，她是阿妈

用狼奶喂大的

她只爱石头，不爱男人，也不爱牛羊

从扎曲来哈尔滨上大学

她只背了阿爸留给她的石头

和阿妈的骨灰

父亲从薄雾中抬起头来

乌兰诺尔的夏天是金子打造的
草原上的三匹骏马是银子打造的
它们朝着三个方向：祈祷
有时也仰望星空
最老的一匹，比乌兰诺尔还要沧桑
在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知道它们的存在
当它们凝神眺望北方的风雪
河流上升起蔚蓝色的雾
我的父亲，在此时
穿好黑色的小褂，叼着弯曲的烟斗
从那薄雾中，慢慢抬起头来……

没有名字的牧马人

他久久不愿闭上眼睛

一滴泪水别在睫毛上，另一滴在草尖上低垂

一生没有离开乌兰诺尔的人

马匹是他的儿子，河流是他的母亲

通往坟地的车辙里积满了雨水

天还是阴沉沉的，为他送行的牧民

土黄色的胶皮雨衣上，溅满了泥水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一个放马的男人

被安葬在无边无际的草原

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只有那夜色中的马匹

狂吻着在大雨中战栗的青草

枯草间

偌大的乌兰诺尔

只有一棵小榆树，在草原上

偌大的乌兰诺尔

只有一只乌鸦，在颤巍巍的枝条上

我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

我爱的人都离开了草原，只剩下这只乌鸦

和它眼睛里落日的苍黄

在偌大的乌兰诺尔草原上

一切都静止不动，唯有我，在枯草间左右为难

乌兰诺尔的打鱼人

严寒收紧了草原上的湖泊，在圆形的堤岸上

他凌乱的话语随着风雪滚动

在寒风中，他用铁镗穿透厚厚的冰层

从冰窟窿黑洞洞的嘴

向深邃的湖中塞进一张结实的网

当那些鱼被打捞上来，暴露在风雪中

我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自己

还是那些战栗的，在严寒中冻僵的鱼群

每一条鱼都有它的前世

他说，他的命和这些鱼是一样的

被一滴水生下来，再被另一滴水埋葬

孤岛上

烛火把孤岛上的泥沙烧出一个洞

正好是一个坟墓的大小

谁也不能从这沙子里挖到经卷

造船的渔夫，放下亮闪闪的斧子

用古老的水煮一碗清茶

微微跳动的火光里，守护乌兰诺尔的人

寂静无声——

他在这世间获得了什么

什么就把他埋葬

那些树在寒风中

我在乌兰诺尔的树林中

……做了一个梦。山脚下的母亲

捶打着她的老寒腿

树梢上的月亮又被咬去了一半

山中陋寺，大雪封住了山门

白头的居士半生无语

恍惚中，还是有耳语声

在暮色中起伏。但不曾有人走进这林子

只有那些树……

寒风中，相互抱紧了身子

炊烟与尘土

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老朋友都不再联系了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

泡一壶热茶

或是去乡间野店

喝酒。在黄昏的稻田中

踩着残茬，听根茎里的水声

拖着我长长的影子

有时我遇见成群的牛羊

它们相互拥挤着，走进夜色中的围栏

而我要好久才能走出

它们惊起的炊烟和尘土……

滚落的羊羔

在乌孙山的南坡，风吹着它们雪白的脊背

和满含热泪的眼睛

只有我专心地看着它们

想呼唤它们的小名

可是还没等开口，一只羊羔

从山坡滚落下来，后面跟着它年迈的母亲

无解的棋局

八百里太行山，我们看不清，也看不透

群峰肃立，万壑无声，没有一座山峰因为谁的到来

而喜形于色

黑白不会分明，高低只是错觉。山峰上的崖柏亡故千年

还在弥散着异香。那高飞的乌鸦

遮不住太行山微微睁开的眼睛

人世如乱麻，来不及梳理。八百里太行山

是一盘棋，每一座险峰都是一个棋子

有人在暗中摆布，风云变幻，我等草民一无所知

幸与不幸都不重要。偌大的太行山

只是一个无解的棋局。

我们既不是棋子，也不是对弈的棋手

我们只是一缕微尘，不觉间，惊扰了神仙的雅兴

漫长的道别

这些石头知道，低矮的树木知道，洞中的水滴也知道

在暮色降临之时，是谁站在最高的山峰

吐出星辰和村落

这些枯黄的叶子知道，野核桃知道，孤独的苍鹰知道

在我行将就木之时，是谁进入我的身体

取走在八百里太行山

偷来的骨气，和风声

这些埋在山中的故人知道，这些枯骨和空空的眼睛知道

我可以带走的是什么

又有些什么，我必须以命偿还

用漫长的来世道别

我们再次站在悬崖的边缘

在山谷间呼啸的，不仅仅是风

我置身其中，翻动层层叠叠的山岩

读这本人间最厚的书

岩石镌刻的书页，弥漫着金属的气息，英雄沉默

攥紧的拳头里，依然有一颗生锈的子弹

这些年，我在平原上生活

唯一没有学会的本领，就是躲避猎人乌黑的枪筒

沉默的岩石中依然有隐隐的杀机

在漫长的时光里，被八百里太行饶恕的人们

站在了悬崖的边缘

迷失在八百里太行

在八百里太行山，我直不起腰杆

也不敢睁开红肿的眼睛，悬崖上的云竹

响起了锋利的沙沙声

我们这一队人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走在最前面的人，迷失于提前到来的大雪

我的脚步踉跄，踩到哪里都是罪过

手中的烟卷被风吹灭，迷失在八百里太行山的人

是有罪的

群山沉寂，我笨拙的身躯卡在时间的咽喉里

像一根生锈的鱼刺，不知将要被谁的手——用力地拔出来

群山怎样隐没在星群之中

在太行山中，我把腕上的手表扔下悬崖
一点儿回声也没有。时间，有时也如此懦弱
粉身碎骨时，来不及为自己辩解
刀光剑影，朝代更迭，群山移步换形
我们刚刚叩拜的山峰转瞬间就消失了踪影
月亮缓缓升起，不屑于我们苍白的面孔
唯有山下的一户人家，两个老人，凝神静坐
千年的轮回悉数写进他们额头的皱纹
我们深谙人世全部的秘密，却抵不过他们
轻轻合上的眼睑，手指微微一动
群山就隐没在浩渺的星群之中

我只需要一束微小的火焰

越往高处，就越冷。越往低处，身子就越沉
太行山是石头堆起来的，人心常常也是
越想遮蔽，那满山的红叶就越倔强地起舞
被折断的枯草，骨头都断了，还站着，人却不能
和群山对话，是一种谵妄。山有山的语言
人说出的话是有毒的。所以
在太行山中，我只需要一束微小的火焰
把我的舌头点着

石头把蔚蓝叫醒

那藏得最深的，一定是最冷的

在黄河岸边的风声里

只有沙子里的石头听出了其中的玄机

但是它沉默，从不给我们任何指点

这是石头的另一种修行

有什么死去，就有什么正在醒来

从水中挺身而出，叫醒荒草，孤岛和大海

只有黄河岸边的石头

才能叫醒沉睡的天空，和蔚蓝

如果真有什么是永恒的

幽蓝色的星斗若隐若现，在黄河与时间的交锋中

它是见证者。甚至这条河流的诞生

也被它注视

从泥沙中挺身而出的蚯蚓

穿透时间的铠甲，这些星斗的高远

也是被它轻轻举起

如果真有什么是永恒的，时间就会粉身碎骨

黄河将其代替

当大河涌入大海

当落日与波涛擦肩而过

我看见了黄河那最沉静的一部分

河流也需要停下脚步，群星升起时

再重新上路。岸边的芦苇摇荡着风中的鸟鸣

被折断的树木把手伸进水中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道别，当大河融入大海

诸神返回家园，人类在一滴水中藏身

丢下我，和滩涂上的月光

夜宿黄河

手中的烟卷忽明忽暗

夜航的船只滑进夜色深处

我们终将融为一体，在黄河岸边

我依靠那些微小的事物护佑

荷花在暗处开放，水鸟把自己深埋在泥沙中

总有一些事物不再沉默

大水慢慢升高，星空在默默地下降

草木不能逃脱的，人也不能

闭上眼睛，听尘世的绝响

天地交错的轰鸣

野菊花只有孤单的一朵

癸酉年深秋，我在蓝水乡
身无分文。驼背的房东
送来玉米面饼子
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臂膀
园子里的向日葵
就低下了头
它有饱满的籽粒
而我依然枯瘦
甚至没有扛起一捆稻穗的力量
没有一个雇主
再愿意付给我微薄的工钱
田埂上的野菊花

只有孤单的一朵

成群结队的蚂蚁正在搬运
被遗忘的米粒
我故意躲过稻田里的人们
他们起伏着，忙碌着
没有人愿意站直身子

多看我一眼

落叶打在额头上

漆黑的铁门，冰冷的门闩上

挂着生锈的锁头

水泥基座已经倾斜

用不了多久就会倒下去

我们从狭长的胡同里

走出来，肩膀偶尔碰在一起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

就快五十岁了

表哥轻轻地叹口气

作为环卫工，他已经很多年

不这样感慨了

他只知道清扫落叶和积雪

尘土在堆积的皱纹里

落叶打在额头上

发出啪啪的响声

火还没有真正烧起来

表哥比我来得更早

关于蓝水乡，我所知甚少

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他正在用土灶台煮饺子

潮湿的木头散发着浓烟

饺子变成了一锅粥

我接过脏兮兮的碗

竟然手足无措

一只流浪猫跳上窗台

小心地移动着爪子

表哥也给了它一碗

我们都小心地吃着

尽量不发出声音

火还没真正烧起来，满屋子的烟

呛得人不敢睁开眼睛

火车上的陌生人

一个乡下男人，猛劲儿地喝酒
在慢吞吞的火车上
旁若无人。浑浊的眼睛里
偶尔闪过一丝光芒
酒精在他的血管里
发出啾啾的响声
连同那些往事，火炕上久病的父母
白色的止痛片
熬过一年又一年
他和我说起年轻的时候
独自拉犁，耕地，无所畏惧……
从结冰的土地里抢回口粮
……火焰。现在，这一切
已经成为回忆，他只能用来下酒
乘坐这趟通往蓝水乡的火车
把腰再一次挺起来
把浑身的骨头再磨一磨
他这样说的时侯，眼睛彻底睁开了

我们还来不及对视

火车就开进了漆黑的山洞

风中摇摆着……

在去蓝水乡的路上，我担心
白昼太短暂。我们耗尽一生的力气
也不能走出这漫长的黑夜
包里的火柴只够用来点着一次篝火
有限的口粮还要留一些
给走丢的孩子和边地的风声
我们在暴风雪中穿过冰封的河流
空空如也的村庄，马厩里熄灭的灯盏
还在风中摇摆着……
这世间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我们
除了这被寒风裹挟的落日
……和刚刚
被一片雪花分娩出的月亮

世界如此寂静

我敲了三下木门

没有人答应，屋子里黑黢黢的

乡下的第一颗星星

已经在屋脊上亮起来

我安静地站着

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在蓝水乡，你必须有足够的力气

去收割，把稻米扛进粮仓

换回六十块钱的工钱

但是此刻，我已经两手空空

甚至没有了

站直脊背的力量

我等待着这个乡村医生

拉开他沉重的木门

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世界如此寂静

而我在不停地咳嗽

双手冰凉，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战栗。

把稻米种在心里

那些大片大片倒伏的稻子
一头扑在铁轨上
我想将它们扶起来
在月光下，我只做这一件事
就像小时候
母亲把我从泥水中抱起
我也会在田埂上静静地
坐一小会儿。等待绿皮火车
气喘吁吁地开过来
如果它足够缓慢的话
我会爬上去，离开蓝水村
我一定会带走一把稻米
装在贴身的兜里
让它们听我心跳的声音
再慢慢地发芽，长出一片
金黄的稻田

旧苹果

在蓝水乡最窄的一个胡同口

苹果们倚靠在一起

卖水果的女人

裹着褪色的军大衣

她的男人醉眼迷离

钱匣子里的几枚硬币

枯瘦而又黯淡。我的表哥

和她熟悉，但是从不

说话。他们只是潦草地

交换一下眼神

两个干枯的苹果，就落进了

他的脏口袋

我没有追问表哥和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大口大口地

吞下冰凉的果子

嘴里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

忽然亮起的灯火

没有一片云彩
能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
站台上的人们相互推搡着
我险些扑倒在铁轨上
双肩包里的两个黄橘子
在秋风中瑟缩着
我已经来不及追赶
疲惫的汽笛就开始呜咽
火车缓缓地走进漆黑的夜晚
仿佛再也没有尽头
乌云擦着车窗
滚过三江平原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睁开眼睛
索性就把自己交给梦境
忽然间，远处亮起
一盏忽明忽暗的灯火
它是那么微弱，但又如此倔强

只有我再也不会回来

和我一起来蓝水乡的伙伴们

天没亮就出发了

只有我留在院子里

南瓜藤就要缠住双脚

两只黑蚂蚁缓缓地爬上指尖

我已经没有力气

让它们在身体里走得更远

眼前的一切都正在枯萎

黯淡。在这个秋天

我的手垂得越低

秋风就会刮得越猛

我为此感到羞愧

这些植物们并不会真正地消亡

只有我再也不会回来

俯身拾起

土城墙倾斜着，树也跟着斜向天边
就连光线都是拧着的
穿过蓝水乡古老的日落
卖杂货的少年，发白的牛仔裤
明亮而又刺眼。他经过这里
……扬着头，好像这落日
刚刚从他的眼睛里逃出来
隐藏在羞涩中的冷漠和骄傲
让我们充满了怀疑和惶惑
对于这古老的城墙，若有若无的往事
他从不会多看上一眼。即使历史
真的烽烟四起，英雄崛起
他也是这样不屑一顾
在古老的城墙上，俯身拾起
粗粝的石子，又狠狠地甩出去
仿佛放过了历史，那若有若无的尾巴

空房子

河边的小酒馆里空无一人
细条纹原木桌子上落满了灰尘
那个栽倒在暮色的空酒瓶
还装着去年的落日，此刻仍有微弱的光
照着生锈的锁头。我围着
绿色的铁皮洋房转圈
枯败的蔷薇，空荡的信箱，折断的尖顶
丹顶鹤沉默着飞过我的头顶
我曾经无比熟悉的这一切
现在如此陌生，我已经没有权利
打开这扇黑暗中的门
甚至我的凝视，也是一种冒犯
在星辰还没有升起之前
影子仍可以藏身其中
我必须屏住呼吸，仿佛逝去的爱人
就要从房子里走出来

只有一颗星辰照耀着

只有一颗星辰照耀着，我的兄弟
那时你多么渴望：
那被偶尔照耀的人
是你的父亲，掉光的牙齿
闪着斑驳的光，深陷的眼窝里涵着雨水
当我们在暮色中告别
远处的卡伦河耸了耸年迈的肩膀
他合十双手，放在胸前
你想象中的父亲，从未说出
你的身世。而我是旁观者
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只想快点儿
回到人世，赶在天亮之前
看见自己那张因为恐惧而苍白的脸
但是这好像不可能了
我们的马匹打着响鼻
刚刚回到乌云的深处

无边的寂静和空旷

这疲惫的火车，终于爬上了
最后一个陡坡……
弯曲的铁轨，因为滚烫而变得柔软
再往前就是西岗子
到黑河，这是必经的一站
也是当年的一个兄弟
被赶下火车的地方
余下的路程，他没有钱买票
就沿着铁轨一路向北
途中他遇见了孤独的野狼
与星子对弈的狐狸，盗墓人两手空空
挥舞着看不见的人影
擦过草木时发出沙沙的响声
他一点儿都不害怕。在乌黑的枕木上
也有断翅的苍鹰，在把他凝视
今天，我也模仿他的样子
在这里独自向北。但是我什么也没有遇见
除了无边的寂静，和空旷

我们都是阵风

下午伴随着一些细碎的争吵
雨刚刚下过，手中的音乐显得慌乱
就在刚才，那个倚门等我的女孩
突然间就老去了，我不是
她的父亲，不能为她搬来任何一片云彩
只有一丝丝的风
撕开她脸上泛黄的纱巾
也许她是睡着了或是为了躲开我
整个下午，小镇上没有一辆车
路过这一家人的凄凉
苇草铺盖的屋顶上，一个惊恐的男孩
翻找昨天落在草径里的一丁点儿阳光
也许他是我的弟弟，也许不是
一会儿，他就要为女孩穿上远行的嫁衣
但我知道她是那样的不情愿
在屋前，旧日的车辙里盛着今天的雨水
像一碗一碗的酒，等待人们
一口一口地收留

不会有更多的表白，也不需要更多的表白
在这个陌生的小镇，我们都是一阵风
焦急地等待另一阵风的驱逐

无比漫长的瞬间

我有时还会陷入深深的绝望里
即使熬过了这么多年，活得有点儿人的样子
可当夜深人静时，回想当年
还是会深深地愧疚
你摆地摊，卖旧书，倒腾文玩
为养父治病，供自己念书
而我则在你的黑屋子里写诗
用手电照亮揉皱的纸，冻僵的墨水
小黑猫在窗台上，与怒号的江风嬉戏
夜晚的手掌冰冷又沉重
……它不停地，反复地拍打着我们
二十年过去了，无比漫长
又仿佛只是瞬间
时间把我们反复刻画和修改
能让我们藏身的大雪已经彻底远去
可我们还是要一次次站直身子
任凭那凛冽的寒风不停地扑过来

寒夜的回响

我在一个旧书摊前找到你
半瓶烈酒，一个黄帆布的书包
因为严寒你不停地跺脚
冻伤的白菜落满了厚厚的雪
这将是我們用来下酒的菜
我知道，这些年你都是这样过来的
倒腾旧书，邮票，二手衣帽……
在北大荒师专中文系
你总是低头走路，但腰杆挺得很直
躺在病床上的养父
总是责怪你，给他买那么多补品
而你的饭盒里只有凉馒头
鞋壳里只有风雪，笔记本上
永远有一首写不完的诗
眼看着就要熬不过去的日子
我们清水煮白菜，也煮满天的繁星
就着雪花大口喝酒……
杯子和漫长的寒夜碰在一起

发出深沉的回响

卡住的石头

我们喝干最后一杯酒
杯底的火焰照亮我们中年的额头
在海兰街，我们
找不到栖身的小旅馆
双脚陷在雪中，刚刚写好的信
被溅落的星子点燃
我看见你眼里噙满泪水
刚刚为父亲抬过棺材的双手
握紧了故乡起伏的山峦
远处的界河寂然无声
更远处是无边的暗夜
沉沉的天幕堆积着乌云
仿佛什么也不存在了
天地之间，只有这条街
像一根被冻僵的血管
而我们是其中两粒卡住的石头
相互撞击着，依偎着

暗夜记

我借住在你的小黑屋里
在黑龙江边，滩涂上
用石棉瓦和白铁皮搭建的临时小房子
收割后的菜地被雪覆盖着
被菜农遗忘的一颗，发出碧绿的光
照亮冰层下无声的流淌
那时我们更愿意枕着涛声入梦
夜幕低垂，一伸手就能
摘到最亮的那颗无名星辰
在天地间最真实的寂静里
我们没有任何恐惧，对未来
你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和憧憬
“先吃饱饭，把大学念完，在北大荒
找一份工作。”
你刚说完这句话，乌云就遮蔽了天空
巨大的黑暗吞噬了我们的声音
我想裹紧湿冷的被子，让自己暖和一些
却只抓住了冰冷的灰烬

卡伦山村的雪

在卡伦山村，雪是从一个老人的眼睛里飞出来的

他一生都在散步，用耳朵辨别风向

他的脚步从不慌乱

他的脚步延长了村庄的寿命

废弃的船只泊在林间的空地上

没有人能说出它曾经被多少绳索倾听

在卡伦山村，一个孩子推动一座年迈的山峦

推动我，穿过墓葬中辽阔的江水

和发黄的经卷，游牧人早已放下沉重的行李

在卡伦山村，记忆也是遗忘

我喜欢这里？ 清脆的冷

陌生人滚烫的眼泪，而那个迟暮的老人

还在亿万年的村庄里

为我送来一场新鲜的大雪

上山记

1

要上山，我有几分犹豫
不是因为山太高
而是因为我的腿太软
八百一十阶，一步一步
追逐晃动的树影
树会醉酒，是风把他们灌醉
群山也整夜说酒话
二斤高粱酒
差点儿把林梢的鸟巢点着

2

我一直相信：山中有神仙
所以我脚步缓慢
怕踩着神仙的茶盏
怕树洞里的黑熊
突然把山下的婴儿吵醒
面对群山
我只能低头走路

用额头贴紧栈道

那微微凉意

在露水里闪光

3

上山的路很窄

我必须侧身

才能让火杨的叶子

接住山顶滚下来的火焰

没有一片叶子是不想家的

在深山里

一草一木都有大来头

看看腿上的伤口

一棵草，从里面探出头来

4

山中有狼

我们怎么也绕不过

我躲在树下

前面的人已不见踪影

只剩下我自己

在狼的眼睛里打坐

山总在悄悄耸动
山下的湖水不再板着面孔
跃起的黑鱼
把群山咬了一个豁口
我入定其中，不能自拔

5

头上三尺有谁
我不知道。身在山中
一粒石子也不敢得罪
不敢抬头，就低着
一个男人，最好的修炼
就是把自己还原成
一棵最弱小的树
最执拗的草

6

到半山腰
遇见一只死去的鸟
砍柴的妇女
小心擦去额头的汗水
我们口渴

一颗山荆子汁液饱满

使劲咀嚼，

如此幸运：

和古人一样

把群山塞进嘴里

7

采山菜的女孩总是说

山太空，风太轻

竹筐里的月光太重

我们举目无亲，满山的树木

一起倒向远方

唯有群星升起

山顶的禅寺

豁然开朗

8

石头房子被掀去屋顶

老尼刚刚种树归来，对于不速之客

她不动声色

山脚下的婴孩已经长成少年

我们脚步蹒跚

再没有下山的力气

寒士帖

1

深山，真的很深
每一片叶子都是洞穴
每一缕射进来的光
都是无底的深渊
山中有寒士
乱云飞掠

2

不小心走进深山
幸运还是不幸
没有人指点
寒士只有一个背影
深藏不露
无所畏惧
鸟鸣在阴影里
气定神闲

3

有晨钟，在敲
在两片叶子的缝隙里
在两山之间
敲我们的膝盖
敲我们的额头
也敲我们沉闷的心跳
一只无名的野兽
躲在寒士的掌心
纹丝不动

4

他默不作声
轻扣打坐的石头
余音袅袅
新鲜的柴门
重又关上
还有九九八十一步台阶
要慢慢地爬我们

5

每一阶向上的石阶
都在雾里，变得柔软

浓雾咬住冰冷的额头
和通往山顶的路
是高于尘土，还是低于流水
山中的寒士
没有给我们答案

6

风带不走任何一片叶子
到达山顶的路
还有一丈的距离
咬紧的牙关已经破碎
深山寒士，紧闭双眼
手中的念珠
一颗颗掉落

7

听木鱼声声，心弦绷紧
害怕金刚怒目，也怕菩萨低眉
怕这深山中的寒士
敲碎天空的脑壳

格尔木短札

1

格尔木的前世

是噶尔穆。戈壁，荒原

走一千里地也看不到一棵树

走一千年也走不出一座山

只有呼啸的风沙

喂养着路过的鬼魂

回家的神仙

2

神从来不咬牙切齿

他把时间筛成坚硬的沙子

抽打着我们的脸

神永远是平静的

格尔木人说

神也是吃沙子长大的

3

格尔木也是吃沙子长大的

他和神没有任何区别

神孤独的时候

就把群山来回翻动

把地下的河水吸出来

把格尔木洗一遍

4

谁敢在神的头上动土

谁就同样是神

藏族人，蒙古族人，撒拉族人

青藏高原上的

所有人

……都是神

敢于和神作对的人

这个世间不多

在格尔木，人和神

并没有什么区别

5

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

神在所有的山里思考

在最高处，在世界的尽头

……雅玛尔河，通天河，沱沱河

所有的河流都埋着

人的尸骨

回不去家的人们，能否听见

神的脚步声

巍巍昆仑

又生下了千万座山

神也需要记住

6

在格尔木出生的孩子

一生下来

就老了

在格尔木度过一生的人

空空的口袋里

装满了神的

口信儿

7

泥沙涌起

大河不断地升高

再升高

就高过了天上的银河

我们不断地变小

再小一点儿

就成了格尔木的

一粒沙

第三辑

发芽的阳光

发芽的阳光

满山的豆荚都爆了
母亲一颗一颗地往回捡
直到月光打湿了她瘦小的身板
她才像一颗迟到的星星
照亮夜晚的葵花
我们的井水已经干涸多年
我半夜翻书的声音
擦亮她的梦境。一年又一年
时间缠绕着线团
独自去担水的母亲
险些跌倒在泥泞中
她把水哗哗地倒进缸里
睡梦中的我，以为是
满山的阳光在发芽

清晨的散步

我在天色渐渐变亮时
去飘荡河边散步
我知道，比我更早到这里的是
一股凛冽的寒风，撕开东边的天幕
让我能够远远地看见村庄里
那些早起的人家，正在打扫院落
去城里的马车也刚刚上路
几个年幼的孩子纷纷跳上去
叫了一夜的黄狗，此时变得温驯
在草垛一角，凝望着新月
我珍惜这样的时辰
也将在更明亮的一天
给我的儿子写信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些什么
我无法描述这些贫寒的人
怎样守护他们隐秘的快乐
我也无法说出
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是什么力量

让我从岁月的枷锁里，挣脱——

夜路

我一直都怕天黑。怕黑暗中的田野
风吹那些谷粒的声音
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从另一个村庄归来
经过飘荡河边的坟岗
本来短短的一段路，却怎么也走不完
她的脚步凌乱，呼吸急促
我紧紧扯住她的衣角，不敢睁开眼睛
我知道，那些坟堆里埋着死人
我也听说那些人会在月黑风高时
从坟墓里走出来，修改自己的姓名
风越刮越大，我们陷入到极度的恐惧中
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就在我们即将绝望时，一束光远远地
射过来。我们赶紧跑过去
那是我的父亲，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从漆黑的夜色里冲出来

谷子低着头

谷子没熟的时候

总是昂着头

在乡下，种谷子的

都是老实人

这样磨出来的米

才好吃。很多年来

已经没有人种谷子了

乡下人也学会了算计

于是，我开始想念谷子

直到昨天，我偶然

看见它们，在风中低着头

真好啊，谷子一低头

小米就要被生下来

傻乎乎的，像极了我们

小时候的样子

冰凉的涛声

我们的手里都捧着一块没来得及融化的冰

三月的郭尔罗斯

射出去的箭，悬在半空中

我们倚靠着驳船，空酒瓶发出呜呜的声响

恋人们还没有帽子

捡柴火的老人

抠着指甲缝里的泥土

我们假装在划船，长堤上的孩子

脚尖踢着翻滚的乌云

我们心头冰凉的涛声

水的心是怎样变硬的

在松花江和嫩江的交汇处

一条坚硬的绳索，把两条江捆在一起

水声止步于寒流

我们在水文站的小屋里点着烛火

谁也不能躲过这个严冬

谁也不知道水的心是怎样变硬的

在某一个秘而不宣的时辰

仅剩的一点儿柴火，被月亮照着

包括那成为灰烬的部分

暮色慢慢吞没

整片树林都被冻僵了

唯独那些鸟巢还是活着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只鸟

……飞出来

我们衣衫单薄，高高举起双手

仿佛真有什么在坠落

有人在对岸急匆匆地走

霜雪包裹着他苍白的脸

我们在不同的钟点走进河店的黄昏

那被暮色慢慢吞没的

一切，都悄无声息

寒鸦一动不动

冰凉的枝条上，许多消息相互纠缠着

寒鸦一动不动

雪地上落满了黑色的翅膀

时间的残骸

去供销社打酒的少年

带走了整个冬天

单薄的影子被风吹着

双脚依旧沾满了寒霜

没有人捎来任何一个口信儿

天越冷，这世上的人

就越难以遇见

雪被暮色擦拭

我们被反复地擦拭

——大片的雪。暮色中

悄悄飞起的雏雀

被涂改的轨迹，眼睛里的寒潮

足以摧毁整个滩涂

有人在雪地上，试图描绘这一切

但是找不到墨水

雪片被砌成墙垛

声音被关在最里面

一个字也没有喊出来

我们握着彼此冰冷的手

秋风拍打着

我们不停地洗刷一块石头

它冰凉的身子若隐若现

在渐渐干枯的河水中

从山上下来那天起，就是干净的

一块石头被埋在哪里

都不需要说清来历

秋风拍打着清白的骨骼

我们闭上眼睛

躲开它并不急于重见天日的面孔

雨声断断续续

夜晚的雨声

被一只小花猫

踩得细碎

一只手不停地打探虚实

闪电时隐时现

照出一张苍白的脸

在断断续续的雨声里

另一种出生

我想起——

我们曾在一条肮脏的小河边

打捞一个布娃娃

有人随烟火走动

越爬越高

旧日的书签

小仇怨。我们在城乡接合部的烈酒中

划船

有人沉到水底

我用遗忘把自己从爱人身上生下来

写到一半的信

小花猫踢翻了玻璃灯罩

写到一半的信突然没了踪影

字迹们纷纷逃窜，跑得最慢的那一个

手指佝偻着

在漆黑中，没有响声

那些碎玻璃悄悄站起身

紧紧抱住那个写信的人

雨中的灯笼

奇迹是纸糊的灯笼

在雨中若隐若现

我的两根手指已经没有力量

握住一根火柴

还没盖好的房子

……晃荡着

穷人有他们自己的幸运

目光所及，羊角和马厩的栏杆上

今年的青苔比往年茂盛

荒原上

荒原上，只有一只豹子

一棵树……

风吹着它们的额头

荒原上只有倾覆的鸟巢

唯一的鸣叫

悬浮在空气中

荒原上只有被折断的枝丫

雪白的伤口，正在我的眼睛里

下一场大雪

抱紧冰凉的铁轨

火车穿过夜晚的桥洞

在我的眼脸上

汽笛已经老了

仿佛父亲的年纪

酒壶里的微弱火焰

受困于冰凉的四壁

仿佛我在梦里

抱着冰凉的铁轨

麦子正在悄悄长高

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少

恍惚中，有一只手不停地抖动着

在黄昏的眼窝里

风被月光文身

流星在倏忽之间落下

卡在一只鸟的喉咙里

麦子忽然间又长高了一寸

在自己的边缘

有时候，我心疼一张白纸

被写满无用的字迹

我也是无用的

四十五年，荒谬成全了荒谬

而未来的日子会更加荒谬

就像此刻，我在这张纸的边缘

吞吞吐吐

我不知道自己是该仰天长啸

还是继续咬紧牙关……

仿佛月亮已经作古

影子半跪在荒草中

冬月的野菊，只剩下一瓣花叶

被折断的茎秆

流出清冷的光

此时想到那些已不在人世的朋友

面目无比清晰

江堤上有人抽陀螺

月亮纹丝不动，仿佛也已作古

落日正在升起

炉膛里没有干柴

眼睛里没有泪水

瓷罐里没有粮食

风里没有颠簸的鸟

徒步穿过沙漠的人

没有任何光亮

他干枯的眼睛

还要喂养正在升起的落日

野生的水

挖掘机一次次探出头颅

像祈祷者那样

不停地把头磕在地上

我担心它钢铁的额头

会淌出血来

脚下的冻土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

万物都不为所动

只有这些野生的水

还在很深的地方，起伏着

风中奔走的母亲

梦见一场大风，吹着屋檐上的燕窝

梦见老马卧在了田埂

梦见干枯的树，被风反复地抽打

当兵的儿子在边防线上

冻得瑟瑟发抖

梦见年迈的母亲

在风中四处奔走，紧闭着眼睛

翅膀搬动着乌云

沼泽在两座山之间

塔头上的荒草，跳跃的长喙鸟

藏在水里的鱼咬着月亮的碎片

那一直被雕琢的是记忆

那一直被遮蔽的是生死

我们一前一后

从一个塔头跳到另一个塔头

在狭长的暗影中

鹰的翅膀搬动着乌云，最先到达山脚的人

刚好接住了它的第一声长啸

散落在风中的苹果

尘土掩埋了碎玻璃

屋顶上的瓦片，托着血压计和放大镜

大风突然而至，不知所为何来

病人们不敢谈论死亡

乡下人后悔来到城里

我们抱紧黑漆漆的电线杆

小摊上的苹果散落一地

它们瘦削的主人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火焰悄无声息

穿过静默的松林

我们脚下的落叶层层堆积

火焰悄无声息

隐藏在我们的脚步中

一切都无比安静

即使正在成为灰烬

时间困在烟火的根部

发出了“噗”的一声空响

命运沉默着

总会有那么一天
在林间小路的阴影中
你遇见一个泪流满面的人
乌鸦从一个树梢跳跃到另一棵
宁静的时刻，它们的羽毛
亮闪闪，不洁的欲望
已经归于平静。那些泪水
涌动着，成为月光的碎片
穿过静默的山冈
手持火把的人刚刚走出院子
只有夜色从不迟到
你已经无法分清自己
和另外一个人。山冈沉默着
像我们的命运

陌生人

我们要对峙到什么时候，还是就此静止
遥远的阳光是一种谎言
母亲曾经去过，又被遣送回来
那时候她怀着我，和风
对于那些树上的叶子，我更相信
只是一些散乱的碑文
谁将它背诵，然后在一些深邃的眼窝里
挖掘童年的米粒
我不记得过去日子的光影
在一天中最后的时刻，我就要
投奔流水，和他们一起远去
在一天中最后的时刻，我不再渴望成为你

刁翎镇醉酒

刁翎镇，再没有
一盏灯火，可以照亮
夜晚的乌斯浑河
醉酒的人还在梦中
醒着的人将永远不能闭上眼睛
我在无数的梦境中
迂回。而那些流逝的河水
仍然在混沌中打转
没有人从暗夜里披衣而起
抓住星光的绳索
在倾斜的堤坝上
在苍穹的旋涡里

走失的影子

穿过金灿灿的陡坡
着火的向日葵，我的白马
内心冷若冰霜
河流在它的蹄声里
渐渐矮下去……
我们蹚水过河
捞起深藏的蛤蜊
因为过于急促
而把影子遗落在水中
它的奔跑因此变得单薄
那长长的嘶鸣
更像某种绝望的叹息
我气喘吁吁跟在它的后面
尘土遮住了眼睛
徘徊半生
都没找到那走失的影子

隐去的面孔

松峰山下，陷在泥水中的小镇

……九百年的历史

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

马车翻倒在沟渠中

年迈的老人

把一棵碗口粗的小树填进灶膛

然后在灰烬中辨认

出身和来历

贫寒的人们总是习惯于占卜

任何祈求都不能让他说出

深藏的秘密

没有人帮我们逃离险境

紧锁的柴门，看山人

熄灭了灯盏

在山脚下，月亮照着

我们的窘迫……

流水撞击着沉重的眼睑

只有更深的绝望

才能让人彻底放下自己

当我这样想时，群山隐去了

模糊的面孔

月光生下白马

干草堆在我的梦里着火

一个小小的角落

铡刀上新鲜的齿痕

还在回响着颤音

我在睡梦中站起身

在倾斜的马厩里

想起这一生

被我辜负过的人们

此刻是否还心怀恨意

我的白马低头不语

而月光又生下更多的白马

如果我以此偿还

是否能得到一次宽恕

耀眼的光

寒潮总是突然而至

慌乱中，找不到可以御寒的棉衣

只能用烈酒在胃里放火

仿佛只有把自己烧成灰烬

才不用再忍受

彻骨的冷……

现在我已人到中年

懂得再多的道理也没有意义

走在没膝深的雪中

耀眼的光

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

索性就闭上眼睛

整整一个冬天

上帝可以是任何人

海伦火车站

雪落在乡下人的帽檐上

绕过巨大的落地钟

时针和分针，在命运的暗示中

像我一样进退两难

我把自己交给陌生人

因为我相信，上帝可以是任何人

甚至一张三块钱的车票

如果我们要逃离此地

身体都要卸下一个影子

留给这北方的寒夜

当作过冬的柴火……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

用冰冷的手捂住僵硬的脸

像刚刚经历了一次

严厉的训诫

大地烟火

东方吐出鱼肚白之后

我们有些激动

篝火仍有余温

烈酒在杯底里起伏着

我们在漫长的北方长夜里

做梦，流泪，一把年纪

还敢说梦话

伏在山间的巨石上

展开双臂，无声的露水

潜伏着半生的秘密

还有什么不能和盘托出

山峦现出它的轮廓

大地也交出了第一缕烟火

隐入灯火

我们讨论落日的缓慢

枝丫上的雪

严寒让我们束手无策

鱼群撞击着

厚厚的冰层

在我们的脚下发出

……沉闷的回响

这多么像我曾经的生活

越用力就沉得越深

我们佯装可以掌控更多的命运

怀着忐忑和期待

迎面走向这必将到来的寒夜

没有人回头看那茫然的暮色

此刻正隐入心中的灯火

只有我们在挖掘

冬天在不停地咳嗽

雪缓缓落下

弯曲的手指在风里蜷缩着

我们不停地拐弯

穿过弯曲的铁轨和防护网

漫长的夜路上

一个人也不曾遇见

世界从来都是这么安静吗

所有的灯火，隐藏在暗处

再往前走，是更浓、更密的

夜晚。雪在暗夜中

杳无踪迹

生活是一个越掏越深的洞

只有我们

——在不断地挖掘

用眼睛，用冻僵的舌头

雪让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们在炉膛里烧土豆
炉火照亮了孩子们苍白的面孔
炉膛里，偶尔会发出“啪”的一声
我们迅疾地躲开，又很快地
聚拢在一起，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双手使劲儿地搓在一起
屋外在下雪，很快就盖住了我们的房子
屋顶上发出了吱嘎的声响
但是没有人感到恐惧，火焰
已经烧到了骨头里，再也不会熄灭
狂怒的北风也停下了脚步
世界突然如此安静，除了我们的
心跳，再也没有任何声音
甚至一切都没有了。雪让生命
变小。变轻。紧紧地抱在一起

浓雾缓缓地散去

有一座高山，我已经记不住来路
有一座庙宇，我彻底忘记了它的名字
和我同行的好友，躬身在大殿旁
给一个红脸的小和尚
行礼。他拘谨而笨拙的样子
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人们都在忙着祈求，把香火钱
投在功德箱里。只有我无所事事
不知不觉就爬到了山顶
浓雾缓缓地散去，晨光轻抚万物
我惊讶于自己所看见的一切
泪水不经意夺眶而出

寂静之井

我俯身，在幽暗的水井旁
寒意不断地上升。当我凝视幽深的水
仿佛有一股力量正在拉扯
还有隐藏在水中的眼睛
就在我注视它的时候，它也在
死死盯住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懂得
无穷的命运，那些看不见的
事物，比整个人类都更有力量
陷在漆黑的井中，我仍在不断下坠
向着自己内心的深渊
我什么也抓不住，绝望中发出的呼喊
很快又被淹没在寂静中

追逐光的孩子

一个衣衫破烂的陌生人
站在院门口，手捧着呼啸的北风
黄昏的马鬃在雪地上着火
木门发出吱嘎的响声，夜晚将至
母亲反复地点数着牲畜和家禽
还有她不争气的孩子们
父亲在园子里，把灯笼高高挂起
多穷的日子，也必将有所期待
我们的粮食不多，窖里的南瓜和土豆
也可用来糊口。窗台上的火盆
吱啦吱啦地冒烟。大雪到来之前
我们要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光
夜幕缓缓合上，我追逐着最后一道光
寻找那双操纵时间的手，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还和那个陌生人撞在一起
很多年以后，胸口还隐隐作痛

隐隐的雷声滚动着

我的祖父常常拿着一根绳子
独自穿过阴雨中瑟瑟发抖的树林
他浑身湿漉漉的，双脚有时
陷在泥泞的水洼里，眼睛却看向别处
我悄悄跟在他的后面
在两片玉米地之间的荒草中
一边吞下野葵花，一边看那根绳子
在他微驼的背上蠕动着
有时我也能听见隐隐的雷声
滚动着，仿佛某种暗示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祖父
被人们从屋梁上的绳套里摘下来
脖子上的勒痕好像疲惫的闪电
……缠绕着。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却无法说出

细雨中的呼喊

我的母亲急着炫耀她的园子
樱桃却迟迟没有开花。细雨不停地
敲着马厩上的铁皮盖子
那声音胆怯，又如此坚定
我们躲藏在马匹的暗影中
观察外面的动静。青草已经钻出了
微温的土地。再狠心的蹄子
也不能再把它们踩回去
我们屏住呼吸，假装已经离家很远
再不会回来。母亲还在园子里
把菜畦上的小苗扶起来，让它们抬头
接受雨水的浇灌。我们焦急地
等待她的呼喊，但是雨越下越大
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榆钱里的春天

她用缝衣针把榆钱穿起来
亮晶晶的，比婴儿的心还要柔软
我们吃进去，像一种庄严的
仪式。慢慢地咀嚼。舌尖上缓缓升起
初春的薄雾。那只刚刚醒来的羊羔
仰望着，仿佛我们就是上帝
……会施舍，会弯腰，泪水夺眶而出
而此时，天色正暖。田垄间的农民
把两只粗糙的手，扎进土地深处
我们远远地看见他，犁铧照亮的额头
正慢慢地抬起来。我们也学着
他的样子，仰望着，用稚嫩的手
小心地捻着单薄的衣角

藏不住的影子

穿红袍的僧人，坐在院子里
像一块温热的石头。远处的雪山
坐在风声里，像一个打坐的僧人
我不知道自己所为何来
也不知道将去向何处。在云南高原
我轻得几乎抓不住自己
禅房旁有一小片阴影
看起来足够安全。我厕身其中
慌乱中一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
正在他们脚下微微喘息

麻雀飞回了树梢

我悄悄地离开自家的庄院

雨水未至。四月的竹篮不停晃动

雷声在溪流里独自行走

再穷的人家，也要准备好

犁铧和鞭子。再不争气的少年

也会穿上那双去年的旧鞋子

去二十里地外的集市上

卖掉两只小狗和半袋葵花

换回几粒谦卑的种子，榆木的马鞍

在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两只麻雀

终于找回了遗落的谷粒

它们很快就飞向了树梢

并没有因为这意外的恩赐而歌唱

以苇做桨

我们曾抱紧一枝白发苍苍的芦苇
它在风中战抖着，咳嗽着……
仿佛还有很多话没有说
那时我们正相爱，初冬的风雪
刚刚怀上它们自己的孩子
坚冰下的游鱼为一切凋敝的事物歌唱
刚刚栖落在雪中的丹顶鹤
缓缓吐出坠落的流星
点着漫无边际的苇塘
在这幽暗的火焰中
我们只能以芦苇当桨
返回古老的星空和人世

流水的心思

在湿地上，被流水照见的面孔

不一定是我们自己

每一滴水都饱经沧桑

它们被困在无边的芦苇荡中

深沉的脊背上

映着丹顶鹤的倒影

我们把手伸进水的深处

如同触摸到一个老人

……那不断冷下去的心

在这不断分汊的河道里

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

天空上涌动着鹤鸣

但是没有一只鹤把我们看见

只有他们能说清楚流水的心思

但永远不会告诉我们

丹顶鹤俯冲下来

在去扎龙湿地的路上
要路过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庄
园子里的向日葵满目忧伤
它们低下头的样子真让人心疼
你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给我这样一个园子就好
让那些向日葵每天都抬着头
让湿地上的那些丹顶鹤每天都跳舞
让我们的孩子，做湿地上的王子
亲爱的，那时你多么天真
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影子
被芦花遮蔽着，这世上不会有人
看见我们。你卑微的渴念
并没有实现。多年以后
我仍旧是独自一人，而你不知所终
当我再次栖身这苇塘的寂静
以为终于可以熬过半生
可是一只丹顶鹤俯冲而下

用她长长的喙，把我揪出来

措手不及的一生

我会想起一些从前的事情

半山腰那冰凉的石板

水一直漫过了此刻的屋瓦

一只飞蛾的召唤就能让我感动

白天的尘埃在夜里转身

那颗醒着的露珠被一束光粉身碎骨

我必须承认，在这遥远的地方

有一些想法已经变得多余

仅仅是一块冰凉的石板的反光

就让我们的一生措手不及

流水中的石头

那些苍老的苔藓，昆虫的胡须

腐烂的叶子……

这些顺流而下的事物

让我们心疼

秋水渐凉，五色的山峦

披上素洁的白衣，裹紧斗篷的老人

端坐于青石之上

他看见更多的石头，在流水中

生和死，都不能让它们心动

他坚信这一点，就这样端坐其中

任凭那些秋风穿肠而过

大地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孩子

他坐在我对面，腰板依旧挺直

阳光打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

不时迸溅出幽暗的火花

夏日幽深，有花鼠沿着小径跑来跑去

这是他的第六十个夏天

不紧不慢的日子，终于要画上句号

可他一点儿都不慌乱

微笑着打开窗子，从容地凝望远方

有时候一整天都是这样

他双手交叉，平放在胸口

秋风从坡上滚下来，打在他肿胀的脚上

沙沙的声音忽近忽远

我以为他会恐惧，当一个人

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或者

化为一捧尘土。该是多么的慌乱

可现在，他平静得就像一个

等待回家的孩子。轻轻地拍打身上的

灰尘。月光从秋叶上滑落下来

大地安详。大地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孩子
他这样坚信。他是我的父亲

相依为命的风

为什么只有在泛着霜花的廊檐上
才感觉到丝丝凉意。穿过枯黄的菜地
是一片静默的树林，和与他们
相依为命的风。荒草爬上屋顶时
人们正在操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是在初冬，也许是在梦中
薄桨翻开一页一页的水，翻开
晨光里漫步的浮云。有人在涟漪中
匆忙而过，遗失的音乐
从窗缝里爬进来。这已经足够了
我们已不需要在梦中瞻仰黎明
一杯啤酒在桌上泛起波浪
那金黄的眩晕使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

“巴拜布拉克”为蒙古语。“巴拜”，为宝贝、贵重之意；“布拉克”，意为宝泉水，合为——宝贵的泉水。黑龙江省拜泉县由此得名，拜泉县是作者的故乡。

风吹巴拜布拉克 注

1

在巴拜布拉克，风和我们一样
都是有名有姓的。当它们穿越远古的肃慎之地
当那些马的嘶鸣，牛的低唱，羊的轻诵
走过亿万斯年，走过我的祖先的亘古的乡愁
我只有虔诚地叩拜——
这流逝的山水，和越来越遥远的母亲

2

我的母亲，我那走过百年
依然蹒跚着步履，寻找丢失的羊群和火种的母亲
她日夜守护着巴拜布拉克的贫寒与荒凉
她日夜都在给我们朗诵，用无声的泪水
点亮巴拜布拉克潮湿的冬天和病痛
而我们，渐行渐远的心灵，正在三千里外的平原上
与巴拜布拉克那雄浑的身躯相比

我们仅仅是尘土中的一粒，仅仅是一粒尘土

3

风还在吹，吹响千年的忧伤和九百年的孤独

当年的马蹄声正被更大的洪流裹挟

淹没湖泊，城池和那些丢失了家园的孩子

百年之中我们不仅仅弄丢了自我

还弄丢了所有的农具、家畜、泥做的房子

弄丢了水做的心和金子的未来

风还在吹，吹散了河流、山川

巴拜布拉克，如今你是我们心头坚硬的铁

被我们越来越冰冷的心冻伤

4

俯下身去，让自己低得不能再低

用眼睛，用鼻子，用耳朵，用身体里所有的活着的器官

用我们残存的温度，用尘世中一小撮微弱的火焰

照亮我们的巴拜布拉克，照亮她过去的落寞和明天的苍茫

还有我们的母亲，游走在丘陵与山峦间的母亲

她手持烛火，在风中一次次昂起头颅

她用单薄的河水洗净双手，用起伏的雪线剔净双足

她用漫长的一生，走过我们肤浅的想象

走过巴拜布拉克不死的山水和心尖上的呼啸

5

没有人向你靠拢，向着年幼时被涤荡过的青草和溪流
一步步抵达最初的模样。我们迷失的双手
还在遥远的异乡摸索，我们困顿的双脚
正被钢筋水泥的森林缠绕。巴拜布拉克
请允许我们向你致歉，请允许我们以子孙的名义
跪拜。流泪。请允许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把心举过头顶，把双眼睁开，把所有的爱和记忆交还给你

6

一生都在迁徙，一生都未动一寸。巴拜布拉克
移动的是天地间的生灵，而唯独你坚守
而唯独芸豆、小麦，唯独金黄的大豆和高高的白杨
母亲腕上的银手镯，你们的姓名
还在坚守。巴拜布拉克，你藏起贫穷和万物的悲伤
黑铁的轰响和索伦蒙古部落的箭镞
你把一万头黄牛和三千匹骏马，把醉人的酒和伤人的刀
统统地咽下，再用心血熬制成历史，成万卷书

7

松针指向上苍，喇叭花亲吻大地，母亲拥抱着我们
而你收留整个天地。巴拜布拉克——
你用鲜血养育，用泪水浇灌，用双手托捧
这微微战栗的土地，慢慢回暖的人世
天空湛蓝，大地宁静。在梦境中回到你的怀抱
巴拜布拉克，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行走
都默念你的名字，一次次地俯下身去

8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你总是沉默。当风吹过你的脊背，雨敲打面颊
没有人比你更能忍受：时光的鞭打和经年的孤独
大雪封山，大雨滂沱，万物被寒潮冻僵
你依然在燃烧，用你的骨头，用索伦部落的刚毅
用他们喷薄而出的母乳和白雪
养育我们的命，炙烤我们的苍白，驱赶我们的邪恶
巴拜布拉克，没有你就没有我们，没有这生生不息的凡尘

9

沉沦或飞升。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你的后裔
在千年之后依然流着你的血液，吟诵你的诗句
巴拜布拉克，没有人能将我们拆散，没有人能将我们驱赶

在通肯河干枯的河床里，在马川山藏起身躯的狼群中
在母亲银手镯的内敛的光芒中，在祖父嘶哑的喉咙里
巴拜布拉克，你宝贵的泉水，将永远把我们滋养和召唤

10

你骨头里的金子，眼睛里的钻石，心尖上的屋宇
巴拜布拉克，你头上的王冠，脚下的厚土，掌心里的太阳
你的每一声呼唤，你的每一次低吟——
都是我们活着的见证。那般红的屋瓦和鸣叫的雄鸡
那在你的左肩上曾经驰骋的我的祖先们
可曾听见了我们的祈祷，那在你右肩上生育的母亲
可曾回到了少女时代，找到了离家时的小路

11

最亮的星辰，来自最遥远的历史。最低的我们
来自一千年前播下的种子。留下那么多空的城池
留下大漠，孤烟，留下西伯利亚的严寒
你独自飘零。巴拜布拉克，用赞美的词汇是虚妄的
你无须被赞颂；廉价的叙述是徒劳的
没有人能讲述你过去的雄浑和挺拔
巴拜布拉克，俯身向你，我们没有泪水，只有彻骨的痛

12

最古老的房子却不能容纳最久远的传说
最稚嫩的孩子，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你的过去
我们的身体一次次砍伐和杀戮，你的子孙一次次地把你遗弃
在纵横的沟壑里，在纷飞的大雪中，在咆哮的世事
他们找不到自己，如同我找不到我
巴拜布拉克，我从睡梦中惊醒，手执泛黄的书卷
再也不能读不懂你，我只能一次次地
祈求你的宽容，在起风的日子
让自己的双眼重新蓄满清澈的泪水

13

我们谁都无法战胜死亡，当你的子孙一代代远去
我们还在恐惧中，在无知中，寻找永生的路径
当那些天真的麋鹿，撒欢的马驹，高歌的蚂蚁，骄傲的蚯蚓
扬起相思的四蹄，饮下最后一滴雪水
当那些不再开口的亲人迎风朗诵你的名言
当那些远去的蹄声随风起舞，当那些飞逝的时光
砸进你沧桑的褶皱和凸起的城池
当我们已经生生世世远离你火热的胸膛
巴拜布拉克，请你召唤我，像当年寻回天空和大地

第四辑

醒来的人

手套

我所有的勇气
都来自这两只手套
正是它们在我和人世之间
形成巨大的缓冲
而现在，它们丢了
在一次醉酒之后
我再也找不到它们
从此，我的手指
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
有一点儿风吹草动
就会局促不安

二姑

八十岁了

还把缝纫机推到街上

为别人做鞋垫，缝衣裳

八十岁了

还为五十岁的儿子买药，喂饭，洗脚

眼睛看不清

有时把两件衣服缝到一起

顾客们叽叽歪歪

那一天，去廊坊

远远地看着你

弓着腰，推着机器

那一天，风很大

仿佛一个义无反顾的英雄

你驾驶着自己的战车

仿佛，这世界没有你的缝补

就会被风撕碎

恩赐

一匹马在深夜

悄悄地生下它自己的孩子

马槽里盛满了月光。刚刚来到世上的

小马驹，挣扎着站起来

浑身湿漉漉的，在一堆干草中发抖

它一站稳脚跟就立刻抬起头，凝望着满天的

星斗。我躲在暗处，大气都不敢出

而我的父母，此时还在梦里

神刚刚拍了拍

他们的肩膀

梦见病重的大哥

这是我第三次梦见你

乌黑的墨迹，在雪白的宣纸上

脚步声已干涸，但依然

在回响。我注视着

这幅没有完成的画作

不小心将它捅出一个洞

那后面是一片漆黑

就像你一个人，在重症监护室

时间停滞，肉体不断地

萎缩，只剩下一张皮

包裹着坚硬的骨头，和心跳

有时你也会做梦：

被陌生人带走，拷打和审问

冰天雪地里，衣不遮体

每一次幸运地逃跑

又被遣送回来。你从来

不知道害怕。而我依然胆小如鼠

走夜路时还会常常回头

说到生死，还会慌张失措
其实我们很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如同身上的血肉，生生地
被扯去一块，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如果你不回来，我们就永远
都是不完整的，丑陋的

仿佛又逃过一劫

很久以来，我所依赖的是
劣质咖啡，褪黑素和硝酸甘油
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急匆匆地走，甩开那个
若有若无的跟踪者
在一张纸的背面，勾画一栋房子
和它的阴影。当我吞下
白色小药片，月亮正在
对面的阁楼上，搬动着旧账本
刚刚复印好的病历里，有一只
无形的手臂，紧紧地勒住
我的脖子。唯一的慈悲
是墙上的挂钟，它突然停了
时针弯曲着，分针在抖动
我紧紧地抱住它们，双手战栗着
仿佛又逃过了这一劫

安静的时刻

清晨的两只鸟，在窗帘后面
鸣叫。在我的枕头下面
在一本书的扉页上
卖早点的小女孩打瞌睡
早班火车，从屋顶上
隆隆驶过。我用一只手拉开窗帘
另一只手拍打它的后背
柴火刚刚被填进灶膛
顺便点着了苍白的手指
长喙鸟在笼子里，火光
让它满脸羞红，因此忘记了
第一声鸣叫。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安静的时刻
即使如此短暂，悄无声息
但足够用来治愈偏头痛
以及刚刚消失的梦里，两只手指
因为相互打斗而留下的瘀青

梦游症

我承诺过中年的妻子
戒烟，戒酒，戒掉梦游症
晚上九点半以前回家
进门时回头看看，还要使劲儿
拍打衣角，灰尘要留在外面
悄悄跟在身后的影子
也要留在外面。很多次
我都忘记她的嘱咐
带回烟火，过敏的五脏六腑
被小狗咬坏的裤脚
最不能让她容忍的是
我依然会梦游，不知不觉地
喝掉杯底的烈酒，顺便从
硬纸盒里掏出香烟，一根接一根地
抽。烟雾缭绕中，仿佛
烧着的是自己的累累白骨

梦见卡夫卡

阴影在街角里弥漫
刚刚浆洗过的土黄色衬衫
在晾衣杆上飘动着
风从哪里吹来？年迈的卡夫卡
正在为最后一个字发愁
斑驳的石头，被仅有的一只蚂蚁
反复地挪动和擦拭……
仿佛那些字迹已经活了过来
携带着不易察觉的阴郁和疼痛
其实，他是在给父亲写信
每行字之间都裹挟着冰冷的河流
不断地下沉，直到星空
被填满。卡夫卡，用瘦削的双手
推开窗子，一瞬间
无数的沙粒就穿过他的身体
城堡里突然变得明亮，我不敢
再睁开他的眼睛

在梦中挖井

我做梦，一个人

去沙漠深处

用一根针挖井

我掘得越深，星空就越

明亮。有时也会遇到

石头，上面有一张

清晰的脸，却无法相认

越用力看，就会越模糊

苍穹是一个巨大的沙漏

每一粒沙子都是无底的深渊

我在其中，不停地

跌落又升起，仿佛这世上的

每一颗心都被裹挟其中

我挖出的越多

就被埋得越深，越久

醒来的人

在靠窗的一面墙上

他低沉的咳嗽声让邻居感到不安

事实上，他是胆小的人

他睡过去了，佝偻着

他在睡得很深的时候

还提醒自己要谦卑，弯下腰

他的咳嗽是不可原谅的

窗台上的花已经很久没人浇水

恍惚中他知道自己犯错了

在嘈杂中保持沉默的人是可耻的

他继续做梦，发烧，嘴唇上

堆积着整个时代的火泡

他更加不能原谅自己，他醒了

他看见广场上，角落里，沙发底下

连他变形的手指缝里

都挤满了人，但他一个也不认识

丑橘

我要买一个丑橘

我只买得起

它们中最小的一个

它羞涩、含蓄，褶皱里

藏满尘土。我的爱人

用手轻轻地掸着

仿佛在打理

自己干瘪而又松弛的皮囊

卖水果的乡下女人

满脸不屑。她随意地

把它抛在电子秤上

发出哐当的一声

把我们吓了一跳

蹚过熙熙攘攘的影子

谁曾见过一朵花泪流满面
雨滴是冰凉的面具，没有声音
可以传递确切的消息
我刚刚决定死去
旋即又反悔。灯火是空的
每张脸比它更空。亚麻画布上
低头的向日葵，像灰烬
……在梦里最后一次着火
写诗到底是通往高处，还是无底的
深渊。越看清自己就越绝望
我蹚过熙熙攘攘的影子
手里攥着一把冰冷的污泥

肋骨间的枪声

琴键拒绝冻僵的手指

眼睛拒绝暴雨，年迈的战马

只能凭借声音

穿越火线。年近五十的我们

还看不清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远处高大的楼体

反射着锐利的光亮

像一把无形的刀

扎着我们松弛的皮囊

电影就快要结束了

坏人还没有被杀死

慌乱中，我们赶紧朝自己开枪

砰的一声

……又一声，在肋骨间

我们相爱又遗忘

你来得那么突然
指尖划过月亮的山峰
街口的小贩依然在叫卖
木板上干枯的苹果
倾听你脚下磕磕绊绊的雪
我们都在不停地拐弯
在夜深人静时，突然眩晕
找不到来路。黄昏中的街区
风的斗篷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我们并不会因为陌生而感到局促
就像这些桌子上清晰的指纹
凝视着我们，在每一个瞬间
和我们相爱，又很快遗忘

顷刻间的虚无

漏雨的天堂，暗室里的
阳光已经略显破旧。一切
都成老态。唯有小花猫的蹄印
挺拔而秀丽。下午
主人回来，察看花草
露珠盈满了沧桑
她不回忆也不憧憬
简单的动作已重复多年
冷漠。床铺与红漆木椅上
决绝的气息。多年的顽疾
找不到传世的名医，时间多像
一把刷子，它使曾经的一切
变得暗淡，使一些真实的
场景，化为虚无

无处藏身的人

那个穿褪色蓝布褂的老人
手上的青筋相互交织，花白头发剃得稍短
食指和中指被烟草熏得焦黄
黄昏时的光线刚好照见他的眼睛
我在阴影里，用半蹲的姿势
为他拍照。像一个淘气的孩子
更像偷窥者，右手食指按下快门的一刻
他忽然站起来，拉开狭窄的木门
我们有刹那的对视，天空突然变得明亮
我已经是一个无处藏身的人

幸运的影子

终于下雪了，我的一个老朋友
独自穿过广场上厚厚的积雪
他身后的雪地上，一个脚印都没有留下
雪并没有因为他的出现
而有所迟疑。雪也不知道
这将是他们在人世的最后一次相逢
身体里的癌细胞
绽放出比雪白更白的花朵
也许他已经足够幸运了
还有那么多人没等到下雪
就走了。我也是幸运的
在被它们吞没之前，看见了自己
拖得长长的影子

暮色是怎样长出来的

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在暮色中，乞丐擦肩而过

他把自己的影子遗失在长椅上

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又被缓缓地撕开

暮色就是这些裂缝里长出来

漫过我的脚踝、膝盖，沉闷的胸口

我知道，自己即将成为

暮色的一部分，冷漠而又黏稠

即使有星空，半个月亮

纸鸢不停地敲打门闩

即使有一匹白马，踏着肋骨

发出久违的长嘶

我们也不会再惊醒

相互攥紧的手，从没想过要松开

埋葬一只鸟

我们把它放在空纸盒里
在它的身子和纸板之间
塞满雪白的棉絮
在楼下的小花园里
一棵大树下，掘出一个
一尺见方的简易墓穴
把盒子稳稳地放进去之前
我们先做了简单的祈祷
又环顾四周，以防止狡猾的花猫
偷窥。只有确定这一切
都是安全的，我们才为它
下葬。其实也很简单
在盒子上，铺满枯黄的落叶
然后慢慢地把土填回去
直到土地再次变得平整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才转身离去，身后回荡着
秋天，若有若无的鸟鸣

老之将至

他走过我的窗前
身上的尘土化作一场大雪
指关节轻轻敲击着
广场上灰色的大理石
把时间藏在玻璃深处
在滑落的光中
有人看见他微驼的脊背
袖口里深藏的剑
我们将在暮晚进行一场厮杀
挥舞着各自的身影
直到老之将至
再也分辨不出彼此的模样

取暖

入夏以来，总是头疼
被虫子掏空的牙齿开始发烧
我不知道身体里
还有多少忙着挖掘的虫蚁
寻找藏起来的另一个人
没有人知道，我和他的纷争
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
四十年来，我们
没有一天不在彼此控诉
却又求告无门，舌头上的火焰
不断地烧着胸膛里的荒野
看着它一点点儿化为灰烬
在秋天的滚动的乌云下
大地空空的衣袖里，我瑟缩着
从灰烬的余温中取暖

芦苇的回声

在我窗子的前边，越过
一树叶子的声响，是一些
我不认识的人。是不同的梦境
有过朴素的渴望
寂静是一枚失忆的硬币
听见了夜晚的回响
野菊与无名的星辰
会让一个麻木的人潸然泪下
一场大雪中的葬礼
老人的手杖发出了嫩绿的芽
眼睛不再是一口干枯的井
即使遗忘，也是永恒
因此我想念一捧尘土的反光
想念与一片沼泽的爱情
在掌心的阴影里，那些死去的人
有着值得珍藏的美
他们属于一枝芦苇，空洞的回声

天真的凉了

我们在起伏的山冈上奔跑

三匹红马，运回最后一车高粱

也运回一地秋霜，和草窝里空荡荡的鸟鸣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忐忑

还有些什么即将消失，天真的凉了

这茫然无措的大地啊

像极了一个心灰意冷的人

慢慢落下

那时我的妻子身怀有孕

她对一个苹果的渴望

胜过所有的珍宝

一个苹果从树上来到人世

要走多远的路

她盘算着，把积攒的硬币

一次次放在手心里

我们始终买不起一个苹果

我的妻子每天都做梦

秋天的果园里，有一颗被遗忘的果子

正慢慢地落下来

另外的人

从前下雪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屋子里，炉火噼啪作响
大雪挡住了更远的世界
我在这个世界一个人也不认识
不知道雪花落地时
是否会发出巨大的轰鸣
那时，我不知雪为何物
直到很多年以后
雪还是雪，而我已经
成为另外的人

同饮

我一直都要得不多

但是我不能

再把自己藏得更深

一捧残雪

半碗浊酒

重逢

还是永别

皆，与风同饮

水的收留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拿出一整天时间
和你们说话。注视一滴水中
你们虚弱的目光和影子。我不确信
是否被看见。但是我知道，我的声音
一定抵达了你们的耳朵。当我说出
我们小时候的暗号，水声立刻就要溢出来
我知道这是你们也有话要说。要说什么呢
你们已经足够幸运，藏身一滴水中
就没有真正地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不能
为自己找到更好的出路，只祈求
这滴水继续收留你们，顶着整个天空的
重量。我知道只要它不停止生长
你们就不会真正地死去，我也不会

更深的陷入

你们总是突然就走开。留下空虚的
脚印，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回荡着
再也追不上的蝴蝶和那辆双轮马车
陷在乡间的泥泞中。我清晰地梦见你们
再一次回到水塘边，拇指和食指捏着
刚刚捉到的蜻蜓。它扇动着翅膀
却怎么也飞不出你们的掌心。当我独自
醒来。在黑暗中寻找你们的身影
却只看见那年迈的蜻蜓，在一本史书上
微闭着双眼。喘息着。它一定
也知道此时的你们，同样被两根手指
掐住。无论如何呼救，都不会有人回应

丢失的影子

划船的人总是被忽略姓氏，当他弯腰
把船桨吃力地插进水中，雨就灌满了他的耳朵
我们来不及看见水中的倒影
船底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有人用锋利的刀刃
划着船底。仿佛一滴水撕开另一滴
泥沙撕开了顽石，船夫撕开了整条河流
我们越走越远，江河也有尽头
它们最终将在那里停留。云端上光芒消散
雷电撕开了天空。落日撕开星群
烛火撕开冰冷的夜晚。战栗的流水
冒死说出最终的去向，却被风吹落在河床
而我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影子

落下的尘埃

恍惚中，他又穿着灰格子衬衣
回来了。还是那么轻
像被一片枯叶，托着
我险些又撞倒他。和多年前一样
他趑趄着，手里还抓着
那块发霉的饼干，还是没有力气
送到嘴里。这一瞬间
我几乎就要喊出他的名字了
却发不出声音。我双唇颤抖，手中再次攥紧
桃木护身符。一个记忆中
模糊的孩子，他简单的夭折
让我一次次置身于恐惧中
——没有人为他哭泣
除了他弱智的母亲，跪在地上
——没有一颗星辰照亮他
他枯瘦的脊背，落满了这么多年的尘埃

被遮住的名字

一切都很平静。午后的蚂蚁离开了洞穴

我从阳光下散步回来，在三楼的一片阴影里

打盹儿，然后做了一个很简短的梦

有人从半空中走过，踏着我冰凉的后背

他俯视着泛黄的纸张，揉皱的信封里装着的

死亡证明。卷曲着。尘土遮住名字

我拉住他模糊的衣角，邀请他坐下来

回到我们中间，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搡着

我醒了。关节隐隐作痛，但是我不相信

刚刚过去的时刻，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马垂下它的鬃毛

总是梦见一匹在沙漠里奔跑的马
轰的一声倒在水井的近旁
有时它也出现在长满荒草的废墟里
四蹄无声地穿过坚硬的蒺藜
低下头把泥坑里积存的雨水喝干
我没有为它找到落脚的去处
无论是沙漠还是荒原。它只能不停地走
这让我无比地羞愧。昨晚我又梦见它
驮着一袋霉烂的稻谷，缓缓走过
一片阴暗的树林的边缘
而此时的月光刚好照到它垂下的鬃毛

冰凉的后背

我相信你们刚刚来过，脸贴在窗玻璃上
手指轻轻敲着。可我什么也看不见
这块玻璃伫立着，仿佛被掏空的镜子
整个人类也不能将它填满。暮色中回响着脚步声
你们一定是又回到了那湿冷的土里
只在玻璃上留下薄薄的气息。我用手指
轻轻触碰着，仿佛终于抓住了你们冰凉的后背

遗失的河

它独自流淌着，在潮湿的洼地里
肋骨雪白，照亮夜晚的树林。它的眼睛
只在鸟鸣渐次升起时才会慢慢地睁开
它好像看见了一切，又无比决绝地忘却
在三月。没有人记得它的存在
当它越来越轻，像一滴泪水那样
被露珠抱在滚烫的怀里，一条被遗失的河流
是不会悲伤的。它的重量刚好
能够禁得住我们双脚站立的这片土地

寂静照见你

夜色最深的时刻，是一片落叶
刚好遮住了头顶的星光
我的双脚陷在水洼里，而整个身体
却在半空中。我所能看见的
已经不是这人间的灯火，而仅仅是一
些细碎的影子。没有人
能看清他们的面孔，也没有一阵风
捎来口信。如果是在很多年前
我会拼尽全力发出微弱的呼喊
可是现在我不敢，也不能
我只能一点点儿收集雨滴中的清亮
慢慢熬成光，石头上的露珠
即使大地深陷于久远的寂静
它们依然能听见你，照见你

女民工

我们都喊你老于

有一次在农贸市场，我遇见你

左手一袋大米，右手一袋卫生纸

牛仔裤裹住了你发福的中年

塑料凉鞋里，五根脚趾被水泥烧得面目全非

在建筑工地，你搅动水泥和沙子

被呼来喊去，有时还被男民工们调戏

你用铁丝绑紧裤子，用皮带勒紧胸

但是你依然要睁开一只眼睛

你还要留下一半的脑子，想儿子

他在山西读大学，他需要你的汇款单

据说他有了女朋友，这是你今年来唯一高兴的事

你的男人，醉酒，嫖娼

几顿拳脚，又把你唯一的高兴打死了

站在工地的楼顶，每次你都想跳下去

每次你都会转身，你想等儿子念完这最后一学期

祭外婆帖

想起外婆，一个光脚的老太太
想起她干枣一样，被秋风吹干的乳房
我伏在她背上，爬了
十里的山路，蹚过两条
湍急的河流，再转过几个陡坡
去赤脚医生那里求药
她总和自己怄气，说自己的皮肤
还是不够硬，骨头还是软
她的十根手指都弯曲着，裂着口，流着血
她从十五岁做别人的媳妇
一生改嫁四次，育有四子四女
她的最后一任丈夫，是一个姓吴的杀猪匠
他们生育了我的母亲，我最小的舅舅，然后
外婆再次变成了寡妇，一个命硬的女人
她去雪地里抠冻甜菜，手指都磨烂了，淌着血
她去深山里采野菜，差点儿被黑熊撕烂
她就剩一把老骨头了，她就剩下
那么股子气了。我的外婆

她终于，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外婆，除了户口簿上
标注的性别，已不再是一个女人了
活到八十岁，我的外婆，她得过类风湿
身体佝偻着，脸都快贴到地了
她得过胃病，胃切得就剩下一小点儿了
她得过肺结核，肺子像一个渔网了
她得过无数的病，她死过多少回，她明明是咽气了
可她还是挣扎着活过来了
她不怕死，她不敢死，她死不起
我的外婆，一直等到房前屋后的树木都长到一人高了
一直等到我十六岁去外地读书了
一直等到我们都吃饱了，穿暖了
终于松了口气，她说这回什么都不怕了
她平生第一次梳了没几根的头
她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的确良的白色小褂儿
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再不会有坎坷
可是一条恶狗还是扑倒了她
七十多斤的老太太，被咬烂了后背
她一遍遍嘱咐我们，好好活着，勤劳节俭

她总感谢老天爷，让她活到可以安心离去的年纪
从那时候起，我认为死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她离去时，没有惊动任何人，当她头疼，吐血
把白床单撕成布条，勒在自己的头上
嘴唇都咬烂了，她还是一声没吭
我的外婆，那么平静地躺在火炕上
她都咽气了，还抽搐，还吐血，拳头
还攥得紧紧的，像攥着自己干枣般
干枯、黯淡的一生，始终不肯松开（分享书在搜索.雅书Yabook）

此诗创作于2003年，在边境城市黑河，挚友立波临时租住的出租屋，借手电筒的灯光写下。

黑河信札 注

1

离开你已经有些日子了，卓卓
在千里之外，这个边陲小城
我惊讶于这寒冷的空气可以轻易地
把一个人折断
那清脆的声音比我的骨头还有质感
我还听见了一些陌生的鸟鸣
穿过古老的水域时
曾注意过我的存在
我不敢伸出手，在雪地里
舞蹈的鱼儿就可以点亮
小城里的每一双眼睛
在一条舒缓的林间小路上
我学会了微笑，真心地
学会想念。“我终于开始像一个人了”
卓卓，我知道该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爱上一个毫不相干的城市，爱上
那些纯朴的女子和她们
回家时小心翼翼的脚步
卓卓，当你从睡梦里醒来
我依然在千里之外
手捧你淘气时一脸的怪笑
依然在往指甲里种植松针和寂寞
在冰河里找到那些上游的花朵
“遗忘真能使人衰老”，孩子
我能带给你什么，陌生的炊烟
透明的星辰，以及那些
我还没来得及爱上的街道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穿越时光的隧道
还给你一颗孩子般的心灵
日子都有一张共同的脸
在遥远的黑河，一把椅子的安稳
足以让我怀想一生
手电筒的光柱，恍若前世的
某一条道路，在那里我丢失了你
卓卓，我的孩子

我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右手
我知道，我们的心还会真正地相遇

2

我已经开始脱发了
但我并没有感到惊慌
像一堵老墙上那些干枯的旧瓦
我会感到一点点儿可惜
但是它们终究会落下去的，卓卓
我正在尝试换一种活法
像穿江风那样，可以随意地
住进哪一个角落，可以
让人们随意地嫉恨和刻骨
卓卓，我在这条古老的江上
透过敏感的冰面
是一层一层的呻吟，悄悄涌动
不是哭泣也不是抱怨
当我把梦放在一个房间的漆黑里
你的头顶一定升起了最后的月亮
我依然会祈祷，卓卓
为那些过去的日子，也为我的过去

让它们永远安睡吧
让我在更远的地方和你靠得最近
我更该提到你的母亲，她累了
雨使城市变得模糊，若近若远
我羡慕你们，永远
有一颗简单的心，做着
最简单的梦。她曾经提到过我
在一次与故人的谈话中
冬天不知不觉地来了
马停止了嘶鸣，那个在午夜
敲响更鼓的老人
和她流着一样的血。他们
计算着前世，天堂，虚无的死亡
我们之间没有距离，卓卓
原谅这个永远在路上的人
原谅他对一些仇恨无限的爱

3

你胖乎乎的小手现在放在哪里
卓卓，我知道，在同一个城市
我们永远感受着不同的温度

像一朵花，在不同的土壤里
会流淌异样的芬芳
你知道我在深深地自责
那年我急于长大，对于
你的母亲，我却吝啬一切赞美的词语
卓卓，我的孩子，直到今天
我仍旧不能逾越一只手的高度
在秋天，我仰望一株麦子
像仰望你心中清静的天堂
我还想知道，此刻你淘气的脚丫
正对着谁微笑。夜晚的静
并没有表示怀疑。我在这里写信
和自己立下字据
我知道它们很轻，可以
轻易地被一些水漂浮起来
水泡，寂静，下沉的悬念
卓卓，我真的希望它们瞬间就破灭
哪怕在明天，在我们
即将团聚的日子
卓卓，我亲爱的孩子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这封信
和透过天空里的云彩
它们是那样干净，像你小时候
脸蛋上害羞的红。卓卓
我们以同样的速度奔向你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在木犁悄悄返青之前

此诗创作于2017年，在青岛海边，一个安静的夜晚。此诗与《黑河信札》相隔近15个年头。

唐岛湾信札 注

1

卓卓，我紧紧攥在手里的
是你的名字，是你在边关哨所站岗的
背影。我一万遍温习
寒风中的你，握紧钢枪的手
此刻，我站在大海拐弯的地方
遥望你巡逻的边境线，闪烁的星辰
脚下隐隐震颤。这么多年
我仍然为了生活四处奔走
倾听着波涛的声音，给你写信
卓卓，在我还没有能力成为父亲时
生下了你。慌乱，而又踉跄
但是你真的来了，我用稚嫩的手抱住
嫩芽一样的你。慌张而又无助
我还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
自己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卓卓，我还记得你五岁时
坐在收破烂的三轮车里
黄色大衣裹着幼小的身子
一大堆废报纸把你压在里面
惊恐地哭喊，挣扎，我赶紧把你
扒出来。紧紧地抱在怀里
卓卓，你是在垃圾堆长大的
在三轮车里学会汉语拼音
很小声地背唐诗，在废纸堆里
翻找美丽的图画，你也偷偷地模仿葫芦娃
舞刀弄枪，模仿英雄们的样子
等你长大点儿了，还知道帮我推车
小胳膊绷得紧紧的，小脸憋得通红
有一次，我把一台轿车刮坏了
他们要打我，你从自己的小衣兜里
掏出两块钱，你说伯伯，别打我爸
这钱给你修车，他们看你天真的小样儿
都乐了，还捏了你的小脸蛋
卓卓，你用幼小的天真保护我

一个父亲和他的尊严

3

卓卓，你熟悉那些被扔掉的东西
旧衣服、废报纸、破家具
城里人丢弃的这些，我们收回来
再分门别类卖出去，只有很小的利润
用来养活一家老小。你读五年小学
从没穿过新衣服和新鞋子
我们从收回来的旧衣服里反复地挑选
浆洗之后，如获至宝
那时我们需要的是那么简单
我带着写在一沓烟盒纸上的诗稿
去杂志社投稿，我们被门卫拦在外面
你挺着小脖子，骄傲地说
我们来投稿，你的话让门卫哈哈大笑
但是你很严肃，其实也很害怕
小手攥紧了爸爸的衣角
眉梢上的雪越积越厚，像一座小小的雪山

4

卓卓，爸爸很想你

我已经很久没和你说话了
每次你都说太忙
急匆匆地挂断电话
此刻在唐岛湾，落日就要
顶住大海的咽喉
我给你写信，每个字里
都深藏着涛声
很多话已经说不出口了
我的愧疚和自责
我没有在大海中看见
自己的倒影，月亮在慢慢地升起
卓卓，我们曾一起凝望它
在你小的时候，我牵着你的手
我们说好的，要一起走到月亮上去

5

你读高三的时候
我从飘荡河赶回哈尔滨
顶着昏黄的落日，和突然而至的
暴雨。在工大附中的门口
隔着高高的铁栅栏

我看见你，手中的书页落满了
雨声。你没听见我的呼唤
冰冷的雨水，打战的牙齿
就像那年的暴雨冲毁了
我们的房子。那些埋在里面的
亲人，哭喊着，你被吓傻了
小小年纪就看见生死
直到很久以后，你做梦
还在喊救命，用双手不停地
刨，那些砖头和瓦砾
那些被压扁的亲戚和邻居

6

卓卓，多少次
我远远地看着你
但却不打扰你，我们之间
隔着透明的山峦
无法穿越的河流与星空
我们仅有的一次散步
是在你五岁的秋天，城郊接合部
燃烧的废墟和垃圾场

微风中的酒幌，高压线上的
雨燕。面对这一切
你保持沉默，小手冰凉
而现在我们离得那么远
即使我就在你的身后
轻抚你被午后的光拉长的
背影。但是我们之间依然耸立着
大海，高山，一望无际的
深藏着河流的沙漠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我一张嘴，猛烈的西北风
就会刮过来，那么硬

7

卓卓，我在唐岛湾
为了微薄的稿费，来写一本
永远无法完成的书
海浪如多棱镜，但是我无法
看见真实的自己
于是给你写信，让你带着我
返回到过去的日子里

但是下雨了，雨滴砸向了大海
也砸进了我的额头
有人在雨中奔跑
就像当年，你读初中的时候
顶着暴风雨回家，水漫过了膝盖
然后是胸口，你就要窒息
拼命地寻找高处
被困在水中的孩子
像一棵稗草，连身子都不敢晃一下
这个城市不愿意让我们
舒展筋骨。卓卓，我的孩子
我隔着大雨奔向你
却被呼啸的闪电，绊倒

8

你曾经翻动书页的手，无比小心
怕惊扰了别人，怕吓到沉睡的鸽子
面对暂住证、健康证、劳务证
面对混迹在郊区的小流氓
你把牙齿咬得那么紧，把老家的南山
都嚼碎了。现在爸爸在唐岛湾

紧紧咬住一张白纸，和纸上的那些
汉字，咬住浪花里折射的光影
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拥有了省城的
户口。我以为你也会兴奋
像我一样手舞足蹈，热泪横流
但是你没有。你沉默着，在昏黄的
午夜。直到第一颗星从故乡的方向升起
你才问我，我们真的不回老家了吗
我说，是的儿子，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9

你一定还在星空下
在边防线上巡逻，月光照亮
钢枪，和你坚定的脚步
我的卓卓，在暴风雪中放哨站岗
在界碑旁站岗的儿子
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从小学到高中，你始终都在最后一排
从不敢大声说话
只有一次抢着回答问题
说错了答案，被女老师扇耳光

那天很冷，大雪包围了
出租屋。雪地上的脚印
反射着刺眼的光，你假装
若无其事。用一只手遮住
红肿的脸颊，用另一只手点着
炉火。冬天那么漫长
你始终低着头，把书本上的字迹
反复地咀嚼。直到你
成为一名军人，合格的战士
你才把头抬起来
始终仰望着星光闪烁的苍穹

10

是的卓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城里的月亮和老家的不一样
还有星辰和树木，石头和飞鸟
我在唐岛湾给你写信，蘸着浪花
每个字都裹挟着大海的力量
越来越沉重。甚至我想，当你
打开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内心的潮水
会不会涌出来。在一瞬间

就像当年你出生时，我泪如泉涌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重来一回
以澄澈的目光面对你，挺直腰板
作为爸爸，我过于潦草和懦弱
我在二十岁生下你，在垃圾堆旁
那个十平方米的简易房子里，听见你
第一声啼哭，抓住你伸向我的手
那时你多么需要我的爱
现在你，作为一名
战士，已经没有任何畏惧
我相信，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边关已经春暖花开，我相信你会
给我回信，用你有力的大手
写下爸爸这两个字，而那时我正在
大海上，汹涌的巨浪，不断涨高
咆哮着，穿过我的眼睛和胸膛